靖安縣志卷之十三

藝文志二

宋

碑記

雙峯堂記　舒邦佐

予竊第歸厭舉子業平生纏繞肺腑欲以古書一澣之家近市囂耳聒心蕩一日窺後園古木環合桑柘蒙密平林高峯如竦如揖出沒隱見去城市不步武而得幽人隱士之勝築堂三間尾以一軒堂之中有二山闖以入開扉迎之晴則髻綰鬟結蒼翠玲瓏不黛而綠不櫛而勻雨則飛雲浮霧冥濛

其間舒卷濃淡變化無常霽耶雨耶無不娛目堂名雙峯志其實也軒不壁而牕環修竹植名花竹篳紗厨藤牀石桄夏日虛閒淸風颯至不減羲皇上人名以北牕志其宜也面堂鑿兩池無活泉雨則溢名曰天澤池上有橋觀月尤宜新蟾弄影雲霄間摩挲烏藤牽挽繩牀或坐或倚少焉月色如冰雪冷浸則恍若廣寒不覺人世也故以待月名之堂成終日倘佯坐則深文賾義名章俊語相與爲莫逆起則烟霞吾朋徒林泉吾嘯傲花石吾娛嬉蓋未始一日不居或過予曰淵明之松菊彼仕者而思此時之不可仕也白公之石樓彼功名靡了奉身早退爲自適者也子於二者無有奚翫於此曰不然退爲進基靜爲動主靜與退不錮夫心而一於動而進也則射利抵巇舐痔嘗糞亦恐不免何則誘乎外無以制乎內也若軒冕之念輕山林之意重則倘來富貴於我如浮雲而淹宦行已必不肯少負名教故能成天下之大功名者每每於心在功名之外者得之予將植根本於斯也若夫出而爲雲乎爲雨乎爲鵬乎爲鷃乎則又聽造物者處之而已無適不可也客曰有是哉退而書之

雙溪屺瞻堂記　　辛元龍

虎山之袁垂北有屺靖安辛元龍葬母其上而堂焉四時登矚觸物傷懷膏雨春濡南風薰阜時則動蓼莪鞠養之哀寒

風淒淒草木黃落時則與霜露悽愴之感追昔俱存爲樂灑淚成血卽欲穿荊蔺之衣以承菽水之歡不可復得翹首欷歔念母不見惟見其壟耳母恩罔極喪紀有制制有盡而悲無窮雙林之山綿綿雙溪之水涓涓其所以寓我諸孤千古之恨乎

明

築土城記

訓導　董諮

正德辛未夏五月華林賊立寨馬腦崖離城二十里據險肆惡刼掠鄉村男婦逃避縣治蕩然勢日猖獗時承平日久民不知兵卒難捍禦秋八月左都御史應城陳公領敕總制至省城乃選郡守李侯二守汪侯統兵守備茲土二侯督戰布衣革屣持弓挾矢不愛軀命奮勇當鋒爲士卒先時邑城未就居無定位或於火場依棲或依高山屯劄憲副吳公參將趙公議曰保障不固人心渙散兵無所依戰無所據宜築鑿之亟爲經營用克有濟於是設法處置刻期興作未期月門禁敵樓亦皆完固而士卒得以養精蓄銳將帥得以運籌帷幄敵至得以從容決勝而無驚惶失措之虞癸酉春二月十九日元首就擒餘黨盡戮遠近人民扶老攜幼歡欣以歸文武百司軍民俱快奏凱受賞謳歌踴躍莫不歸功於城池之建爲弭盜安民之所由基卽方之李唐平淮蔡之捷不是過

也諸躬歷其難目睹其詳書此以俟後之君子

築磚城記

訓導　吳錧

靖安南昌郡之屬邑也創自南唐迄於國朝仍溪山之便未建城池至正德辛未馬腦賊變干戈搶攘懼無守備憲副吳公太守李公邑宰萬公權築土城便立四門制甚率畧凡方隅之辨阻險之設廣狹高卑之勢皆未暇講也迄今五十餘年壬戌之秋趙公黃村來守茲土見土城卑薄捍禦不固急欲改築惟時閩廣寇犯隣封聖天子申飭疆域都御史周公巡按御史成公檄郡邑遍造磚城高廣堅厚而邑宰趙公適奉行之以舉大衆動大事須合衆志始議出自富義繼更以丁糧士民胥允爰號召遠邇經畧舊制闢黌宮之隘建城隍祠於內徙南門於縣前以表居正之體遷東門於所止以明震位之宜北門則接於河流西門則達於清湖石甃層樓險固足恃城脚礪石下基四尺磚壘一丈三尺高一丈七尺濶計八尺週圍五百丈有奇估値有常令民與諸匠作聽從其便粟米棉麻之類皆以納値民無負逋工無曠缺雖用其力而不告勞雖用其財而不告匱歡欣鼓舞趨事赴功肇基於甲子之秋告成於乙丑之冬延袤百雉言仡仡然金湯之固大功告就舉酒落成屬記於錧以垂不朽錧曰夫建城不難而不擾民爲難況靖安素稱瘠土非常之原黎民所懼

其始也人多難之乃今刻期而就迄有成功其能不自適於鼓舞也哉傳曰以佚道使民雖勞不怨趙公之謂矣

尊美堂記

知縣　朱宗晦

予自爲浙西縱掖時與有志之士究論先聖爲治之道未嘗不慨然興嘆暨拜天子寵命來牧茲土得以行其所可爲安敢不竭忠誠以著學古入官之效署北舊有堂宇簷壁傾壞予始修而飭之以爲燕處治事之所揭尊美二字以爲修己之助邑有儒士進而言曰善哉令尹斯堂也靖安邑小而民瘠令尹以五美存諸心吾屬其有瘳乎昔趙宋時曹豳爲簿於茲後至宰輔人以袞繡名其堂名則美矣然止於稱頌而已於國家何補楊億爲令於茲搆水木清華亭於邑治之東得曾南豐詩碑云雖爲千家縣正在淸華閒至今以爲名言景則美矣然止於適趣而已於政治何益孰若吾令尹尊五美之可尙也修己之學愛民之心具見於此予乃進生而語曰古之言治道之大且詳者無如孔子孔子歷述堯舜禹湯文武之政於魯論記者以答子張問政之目記於帝王之後然則爲政之要孰有大於此者乎吾與二宰判簿長史皆筮仕於此發軔去柅能不以五美服膺哉姑以斯堂論之因其舊而修飭庶幾不傷民財惠也可不費矣民少有勞或可無怨矣吾處是也期政平訟理得所欲矣而不爲貪吾臨於是

務心平氣和信亦泰矣而不為驕或進諸生討論治道或語吏胥推究事體或理訴牒審實獄情儼然以為民望吾之威庶不猛歟若是則吾與僚佐不負斯堂之美矣後之來者有見於此智者尊之昧者反之苟縱其利而費繁勞其民而怨積欲而貪者或匪仁慢而驕者不克泰衣冠瞻視之正大之威筆楚躁謬肆苛酷之猛政治其有不驗歟其或托溪山之美以曠懷覽風物之美而肆志則美其所美而非吾斯堂之美矣生再拜曰斯言也愷悌無窮之意也請記以為斯堂鑒予以生之請頗有符予浙西縫掖之意遂書以置諸壁間使後之君子有以知予之心

植芳亭記

知縣　萬士賢

正德辛未冬十月太守李承勛別駕汪頡領兵勦賊寓於法藥寺植柏四株於法堂之前衆皆謂植非其時不活既而四柏挺生枝葉盛茂士大夫皆異之曰我侯之德有回春之力因名之曰李公柏作植芳亭於法堂之前非著異也以彰德也德至而氣亦至焉夫植物亦氣類之相感即莫不感於盛德之氣德莫大於仁義一家仁則一國興仁一家讓則一國興讓今太守深潛純粹滿腔子皆仁矣發強剛毅滿腔子皆義矣太守以仁義存心故志之所至氣亦至焉以我之仁可以感在天生物之陽以我之義可以感在天利物之陰陰陽

合濟無物不生是柏亦物類耳太守立志植之而和氣應之故不期活而自活不期萌而自萌不期盛而自盛是皆感召乎陰陽之氣而然者也奚可以植非其時而比論哉昔者寇公遺愛枯竹復生元英西回樹梢轉向其潛孚斡旋之妙豈人所能測哉蓋氣機之相感者微矣今太守於隆冬之時植柏茂盛其亦可以因彼而識此也太守平寨已回郡城士民於柏不啻甘棠憩稅之思既建植芳亭以表之並記之以見不惟其物惟其人且不惟其人惟其德也

修儒學記

教諭　何瑗

瑗一日講下諸生舒清輩進而請曰吾庠自昔興廢屢矣舊皆草創而未稱也今茲廟貌森嚴門堂整飭而弟子侍先生得以趨蹌俎豆展報祀之禮泮奐優游談進修之業於其中者皆縣尹劉公之力也已二十年於茲矣惜未有記以告來者非吾庠之缺典乎敢請先生補之俾勒諸石庶劉公之功不泯瑗聞而嘉之第愧不文敬辭他日諸生又請辭不獲按志縣安始自南唐則學宮之建其來尚矣宋縣尹黃君宗誨蓋嘗修之而燬於元季兵燹國朝洪武間衞公守敬正統間金公文巽景泰間張公羽相繼修之皆未臻乎美盛成化庚子劉公至政通人和於學校尤加意焉及掄材鳩工撤其舊而新之壬寅大成殿成翼以兩廡廡左右折爲戟門乙巳明倫

堂成翼以齋東曰進德西曰正心號舍後於進德廡廡後於正心櫺星門舊爲木勿久也則易之以石學門舊惟兩楹弗稱也則益之以十聖賢之位像享祀之祭器與夫饌堂厨庫師儒廨宇無不修飭之其用材也堅美而久遠其規模也高大而軒豁其工作也縝緻而完固無苟簡無浮侈焉嗟夫爲政以人材爲先學校乃育才之地而實士君子立身行道之根本尊崇致美不於其他而於學校若劉公者可謂知所先務而不忘其本者矣諸生是舉嘗其功而不没其功其亦忠厚之至也劉公名芳字永錫陽江人

重建學宮記　御史謝師啟 武昌人

先是萬歷己卯余承乏浙闈以天之靈主上明聖得士倍疇昔迄今二十餘年浙士冠冕宇宙於是江右一時縉紳者景盛余以探五老之奇客靖安靖安豫章屬邑也而黌序傾頹應令盡撤而一新之應令卽予己卯時所録士也故學博張景星劉維德田萬方率諸生謁曰英俊處世如葭灰之在管也氣動則先應今天下人文以浙爲候而浙又以先生爲候先生以浙士造豫章無已而用其餘以豫章士報浙願以一言爲請予按邑志此庠創於成化庚子鄰法藥禪剎寺鉅麗甲城中而學宮故喧庳甚瓊殿紺宇下瞰宮牆梵唄之聲侈於絃誦博士所居不庇風雨弟子員環橋門而觀聽者或傲

脩居以棲幾於纍士而市矣先是應令下車博士諸生縷縷
言狀令業首肯居頃之融風大作寺盡燬令曰不有廢也吾
何以興爲請於院司道府僉曰唯唯令捐俸爲諸生倡諸生
爭先樂輸不旬日而致數百金於邑庭乃拓地闢址鳩工掄
材擇邑簿朱國泰總領其事而聖殿則錢裕國舒必顯舒明
臣舒顯才董之兩廡則涂光宸涂光照董之廟門名宦鄉賢
兩祠則趙希傑董之泮池櫺星門則陳應唐董之明倫堂之
儒門則陳文學董之兩齋房則涂崇佑董之廣文舍則湯有
光熊經士龔日賓董之經始於甲辰之十一月竣工於乙巳
之七月凡八閱月而告成事禮殿巍巍環以兩廡講堂翼翼
繚以周垣饌廚庚廩戟門齋舍咸秩秩有序丹碧翬翥飛空
蔽日煌煌焉奕奕焉庶幾素王宮矣於是應令以八月吉行
釋菜之禮博士諸生咸在予矍然曰善哉令是舉也無負學
矣夫學宮蕪則子衿之刺興閟宮成則采芹之頌起齊宣以
稷下蜚聲文翁以蜀郡流譽夫庠以儲賢育才扶轂世宙威
儀人倫者也詎不重與天厭異教爰降之罰令一旦新之以
振二百餘年中廢之業而有其成功可不謂表端影直卓然
不詭於正者耶吾何以益多士雖然吾習爾靖舊矣往先大
父司馬公守豫章士民頌義不忘趙公文同以靖産守吾郡
民到於今稱之靖雖僻狹而其人鯁亮朴茂無奇衺之好亦

足稱也夫士際休明之代誦周孔微言而事其大夫之賢者有不相助而成者乎出則王臣處則聖修斤斤奉其師說出入不倍所聞是惟諸大夫建學造士之意浸假工篆刻繡鞶帨謀利干祿而已豈稱士哉不寧惟是在宋中葉僴公世傑舒公邦佐並以制科高第來涖吾蒲政尙愷悌不設科條氓類至今有口碑而惇史紀循良必以二公稱首非爾靖先哲乎哉魯人之陟岱嶽必首東山吳人之涉滄溟必先震澤其觀法近則其用力專矣願多士勗之不則況伯律姑蘇之政炳炳麟麟與天壤共做彼豈嘗呻吟佔畢抒靑掞藻若今文士然耶夫士業弁首受書委贄明廷至程功效能無由媲美前人則斯庠奚取焉非應令所以承天之休及爾多士樂輸意也余不習諛語且素習靖故談靖爲悉如曰夫夫也舍泳泗濂閩而娓娓靖士卑之無甚高論哉則吾誠耄矣則吾誠耄矣令名汝稼字于難浙之台州府臨海縣人

委源洞記

徐世溥

邑之極西有洞曰委源人跡所不至也舒叔厚遭亂僅存一身今子孫蕃衍至數萬賴入此洞以免也其初火粒兩斷有神日以苦菜啖之得活故其歲時祀祖必以苦菜舞儺以報洞神之賜自厥祖出後洞無人跡又若干年矣洞口石壁夾峙初不容人必側身而入故名摩肚崖信乎肚與崖相摩也

過崖有湫深碧畝餘橫當崖口緣山右繞避湫履苔不百步有流水九十九曲一曲一石宛若人置以承跳者須奮勢而越稍怯卽墮水矣高峯障天喬木暗林難計甲子一望可三十里惟聞鵑啼鸛欵異鳥呼吟麏麚來往猿狖千百爲羣如村落楔社窅然非復人境洵自古緇黃所不能開草竊所無可據也有山牛山羊豪猪猩猩樹有熊跡泥有虎印目之所過殆非大荒四經曾載者頃濤流治客聞其饒有古木結茅洞口欲就薪炭之便而石隘水紆漢枝唐榦終無一束能出崖口者萬聖功思設計鑿之天閉萬古五丁無施竟不能與山鬼者猱爭尺寸云其處東至縣治西至寧州南至奉新北至武寧皆百餘里土地平廣別一山川自非摩壯崖者久作人間世矣

桉舊志載此篇闕名府志入於雜志采自雨稗新漚此書據榆墩集序知爲徐巨源所作也

國朝

林侯德政去思碑　舒彥

夫天下易予人以所悅而難予人以所思赫赫之功炫燿一時相與悅之相與忘之耳惟德之入民也以漸而政之惠民也有加而無已舒徐浸漬若無意於治者之所爲而藹變安民耕桑禮樂有條不紊未嘗期人之思之也而自不能不思

則於我林侯今日之去任而可見矣侯初涖茲土羽檄交馳
鴻飛靡定侯以單騎造壘投戈歸命而萑苻不復有嘯聚昔
人所以思渤海也今也集中澤矣如之何弗思處兵燹之餘
丁壯半爲燐火田疇已滿荆榛痛定者幾不聊生思復者尚
多觀望侯則分別力墾多方招徠昔人所以思鄭州也今也
邀豁免矣如之何勿思兵戈之後水旱頻仍徒守懸磬之室
莫慰嗁號之苦侯則繪圖請蠲而請賑昔人所以思監門也
今也遂生育矣如之何勿思至於兩京稅儲難以頃刻緩也
侯則撫字心勞催科政拙昔人所以思陽城也今也稱寛平
矣如之何勿思至於桁楊桎梏圜扉之所必不免也不惟乳

虎之是懲亦且蒲鞭之是矜昔人所以思江州也今也慶咸
中孚矣如之何勿思濟消窺伺之姦而壯遠邇之鎮則莫如雉
堞昔人所以思晉陽也今也增培壘矣如之何勿思崇奬風
俗之原而作積經之氣則莫如修葺聖宮昔人所以思文翁
也今也歌實枚矣如之何勿思六年之間校士者四單寒積
學均被甄拔而文風丕振昔人所以思聖俞也今也多獲儁
矣如之何勿思靖民得以嘗業而安者孰非侯之賜也哉方
思適館授餐少報恩勤乃遽憶尊鱸飄然解組我心能不悲
乎侯長於詩歌樂府精於春秋四傳欲廣瑞雀樓之家學而
紹楊羅李朱四先生之傳昔人所以思香山洛社之者英也

又如之何勿思思之所積勞於擬議擬人於倫伊何人哉衮
衣章甫惠我無私我侯有焉欲永思存必有所寄因相與謀
搆祠俎豆無斁庶幾勿翦勿伐勿敗勿拜之思世世弗諼云
爾侯諱鍾號松濤閩之南平人也

義學田記

知縣　高克藩

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國有學王制曰小學在公宮
南之左大學在郊塾庠序學者施教之地也小學大學者立
教之法也後世京畿郡縣皆立學而小大不並設塾庠序學
不兼舉蓋地與法統於一而未嘗分也明洪武定制國子學
州縣學之外詔有司更置社學延師儒以教民間子弟今之
義學卽古之家塾黨庠小學之遺制也義學所以佐縣學之
不逮蓋博士弟子員旣已設儒師而董課之矣而義學則徧
及於民間之俊秀使小子皆有造也義學之利民與常平義
社諸倉同功蓋常平諸倉所以行補助備凶荒使民之貧者
皆有藉以養也而義學之設則使民之貧者皆有藉以教也
靖邑舊有社學四所歲久湮沒不可復理予奉
命涖茲土首以課文講學爲諸生勸邑之人旣喁喁然而向
風矣又慮義學之不設無以廣其途而厚其蓄也乃於城之
北隅得圮屋一所因其舊而新之更於兩旁各搆廊房三間
繚以垣牆飾以堊茨捐俸買負郭之田三十畝歲取其入以

佐膏火之資擇士之能文而有行誼者爲之師聚民之貧而不能學者肄業其中壬申之冬請於中丞馬公勒諸貞珉田畝租劵一一載刻以志不忘學之師三年而一更學之徒兩季而一報又設簿三本一藏縣一藏學一藏義學師以備考查防其侵没昔韓昌黎刺潮州置鄉校聘潮士趙德爲之師文行興起紫陽朱子知南康軍奏復白鹿書院捐俸葺之目給貧生肄業予德薄不敢妄擬先賢顧一念惓惓育才之誠姑以其力之所能爲先爲之倡俾後之踵事者擴充而光大之且以使窮陬僻壤之民咸自奮於家塾黨庠之義觀感作興其於化民成俗之道或不無少補云

重修城隍廟記

高克藩

治之東城隍廟肅焉余始至之日祇謁廟貌肅然起敬瞻其棟宇龍蛇蝕於風雨瓦石落於荆榛心甚惕之倉卒未遑就理涖邑之三年治具粗舉百廢可興乃謀於邑之人煥而新之金碧輝煌儼然知神道之尊焉功旣成將記其事因以諗於神曰邑四境吏與神分治之者也凡民生之利病士風之興替惟正之供輸訟獄之質成胥役之作奸盜賊之伏莽吏皆得而治之至陰陽之愆伏雨暘之恒若民生之痌瘝人心之善惡土物之休旺鬼蜮之邪慝神皆得而治之吏所不能治者以其半聽之神神所不能司者以其半待之吏是吏與

神各奉厥職以分治此土也靖邑褊小土瘠民貧士知禮義訟獄罕有胥役寥寥無奸可摘盜賊屏息維神之賜惟是催科撫字政拙心勞幸更邀福於神以匡吏之不逮以報朝廷之萬一年來陰陽調和雨暘時若痌瘝漸起人心漸淳癘疾不降物不夭札是神奉職甚明可以上報天子而吏亦蒙其餘佑也顧吏奉職惟謹早作夜思其有不盡心於民不加禮於士濫於額徵偏於聽斷懈於覺察疎於隄防者皆官方之慝也神實得而糾之亦願神更諫其精靈勤其視聽補其缺畧俾時和而年豐民安而物阜戶有可封之俗鄉無夜吠之犬則是神與吏交相與有成也神其聽之以慰吏之惓惓語既竣因屏息而爲之記

後樂亭記

高克藩

廳事之後退食之所名曰君子堂其右曰尊美堂其西曰西圃西圃之後曰愼思堂中爲明德堂東爲東園園舊主簿廨堂曰衮繡爲曹幽立也堂左有柳亭有曲沼堂右有廢亭予撤而新之顏曰後樂別爲牆以間之爲門以通之繡谷桃源羅列若屛障蒼翠可掬花木之屬有桃有柳有棗有榴有古樟一冬青一楝一橙一有紫荆二桂樹二有老柏四新柏二有芙蓉有臘梅有荼蘼修篁繞徑雜木成林編竹爲籬刈草爲圃方幅咫尺之區隱有城市山林之況可眺可吟可飲可

射可乘風可坐月可望積雪可覽雲霞變幻之氣蓋遊目騁懷時行物生之致於此乎備之矣余考邑乘昔者黃宗謌令茲土於後圃搆製錦堂有百花幽谷二亭楊億治尉圃得曾南豐幽谷亭詩碑用其語搆水木清華亭物換星移三亭之舊址無從過而問焉大率名亭之意皆寓山水之樂為耳目遊觀之資而予易之以後樂者蓋不以山水之樂為樂而以一邑之樂為樂亦不以一邑之樂為樂而以天下之樂為樂以君子為基以慎思為棟以明德為楹以尊美為宇以袞繡製錦幽谷百花水木清華為金碧藻繢基壞棟朽楹宇傾頹而徙以金碧藻繢為工雖樂弗樂也基固棟堅楹宇完整而後加之金碧藻繢雖不樂樂也後之者緩之也慎之也使人寓目警心而得之也此則予名亭之意也是為記

重建學署碑　　高克藩

天下郡縣莫不有學學莫不有官官莫不有署所以重師儒崇教化也傳世久遠廢興不一學官圮壞有司有過而問焉者至學署傾頹則視如秦越甚至僦民居棲祠舍署不屬官官不屬學師儒之體不尊欲望教化之興行其可得乎予初蒞靖即切切然慮之會庚午冬瀘溪李君秉鐸茲土首以建署為請且以工費不繼為憂余應之曰世有不可解之事二儒者日誦孔孟輒能痛闢佛老衣冠之輩百倍於緇衲之流

顧仙宮梵刹當頹敗零落雖費累千萬不難一旦振舉至於先聖宮牆師儒舍宇鞠爲茂草況也永嘆反不如二氏之鼓動衆心咄嗟立就此邪正消長之機有識者所爲深憂也更可怪者天下之司牧者衆矣名與實違令與好左禁之愈厲犯之愈工其才其智可以無所不爲獨於興利革弊修廢舉墜之實政則諉於功令之嚴寂然不敢舉動噫是何其能蹈千仭之險而不能履平地也予抱此意久矣凡邑之宜舉而不克舉者且將一一勉而爲之豈於學署而顧忽諸爰是謀之紳士無不欣然樂從躍然共應經始於辛未三月之杪竣工於癸酉五月之初堂寢若干間左右廊屋若干間計工若干日費銀若干兩落成之日李君以倡率之義歸功於予予曰大凡舉一事必期事之成財不必其出於己也力不必其用於獨也不成則咎不敢諉也成則功不敢尸也是役也捐貲殫力經營布置惟司鐸任其勞至於督工趨事則諸生舒大儒錢錡舒士俊舒卷錢錙涂彩雯舒宜舒斯幸舒士傑舒果等與有力焉其樂義好善聚腋成裘衆紳士之德也余力微祿薄解贈無幾得從諸君子後適覩厥成余幸矣余何功之有遂書其事以告後之君子

文昌宮碑

李日彰

學宮之內有文昌帝君昔人謂周宣王中興之佐張仲是也

張仲孝友上帝嘉其德命掌文學黜相多士士因之以奮飛
故特建一宮於學旁塑其像而春秋俎豆之庚午冬予秉鐸
雙溪見其傾圮惻然心傷遂言於邑侯高邑侯剡溪名賢也
素有斯念聞而是之乃爲之序乃輸之囊一時在位者暨諸
紳士互相鼓舞勉卒其力而爭先恐後於時集木於時鳩工
於時督繩削墨一切棟梁榱角與檐楹戶牖之屬小者易之
以大朽者易之以堅曲者枯者易之以直且艮曾日月之未
幾而輪奐落成風雨鳥鼠攸去攸除何其遄也必有以也人
曰居高而呼聞之者衆衆則易易則遄勢也然雙溪兵燹之
餘屢逢饑饉百務維艱令其地者自非大德長才簿書錢穀
之間掌且鞅寐且假朝夕不遑何有於是哉噫嘻是宮之成
也帝君之光也人士之慶也邑侯高之功山高而水長也予
不佞謬膺一鐸亦得附驥逃曠職之罪而不勝寵榮也爰作
歌曰維我帝君脩我人文虎變豹炳霞蔚雲乘時進仕其
克有勳明禋休享萬年苾芬

重修文廟禮樂器碑　教諭　胡朝極

禮樂百年而後興此曾兩生之說也古之帝王治定成功必
制禮作樂以昭一代功德之隆而於宗廟尤兢兢焉至尼山
一席春秋祭享其禮樂與當世之諸侯王等自漢歷晉唐而
宋而元明雖代有損益而威儀綴兆所奏者韶濩大武所陳

者俎豆馨香非後世綿蕞虛儀昭德象功所得而參者也我
朝繼體右文禮樂興作不必百年而天下之庠序謹其教學
校育其才彬彬乎其三代禮樂之治乎而文廟之推崇尤所
特尊伏讀
御製孔廟碑文闕里檜賦玉音宏麗睿思英敏具見崇儒重道
之意凡宇內之儒臣山陬之小邑皆當踴躍整飭於禮儀樂
舞之中而不得以倉卒從事者也靖安爲江右之西偏隸屬
南昌民風淳士習樸然而文廟之籩豆不備樂器無存大爲
茲邑缺典邑侯毛公甫下車以是爲首重今春祭時進諸生
詢厥廢弛之故對曰自甲寅乙卯以來山寇蹂躪者數年矣
室廬焗毀即文廟幾爲茂草遑問禮樂器乎公愀然者久之
顧朝極曰禮樂國之大典頹敝若此誰之責也吾當捐貲力
辦獨肩其事兩師第董率之勿替云爾自今二月始請須禮
樂志一部選補樂舞生六十四名皷鐘笙管沿書列名沿名
制器齎資遣工同樂舞之老成者或走數百里外買備琴瑟
鐘簴之屬或入深山窮谷買石爲磬復敦請豫章文學之黃
生者居明倫堂教習徐制徐演公一日一臨或日再臨婉諭
樂舞諸生執事者當顧名循實毋始銳而終惰毋日玩而月
愒去城遠者公食之衣不備者公衣之遍製合式諸服七閱
月買備器用供資食物計所費不啻百金廉吏之資囊竭矣

且夕之勤勞至矣公以中州名解成進士從詞林出宰茲土文章政事兩膺高譽於是山林之叟扶杖來觀鄰封裹糧而至鼓鐘作於堂上干羽舞於兩階祭之日主祭者凝乎其思肅乎其容婉而不迫敬而有制恍然若聖人之親臨也極等幸獲從大君子後與斯盛美敢不虔恭以將以祈昭格乎自子達辰鄰封山藪觀者殆數千人無不抵掌嘆曰聖人之制禮樂也賢人之祭聖人也有如是哉各咨嗟感興而去所謂禮樂作於廟中聲教達於境外無言之感動於國家之治化非小補也第公之操守若冰愛民如子與禮樂廣教化育賢才

聖天子一旦甄拔卓異爲天下循吏風公必首應斯舉後之繼與者其亦知公竭心思殫資力綢繆無已之經理乎民法難再執事易弛遂謀諸泉生相與勒石紀盛庶將來在廟者觀禮思敬觀樂思和三千八百五音十二律濟濟雍雍而加飭焉則公之美意與斯廟並垂不朽云

曾學師去思碑　　知縣　唐崇勳

邑之中民統於令與丞尉士統於學固各有攸司矣然民視乎士士視乎師勢又才始不相因也余曩嘗友教通山欲以服乎士者及乎民使風俗丕變以無負厥職邇奉
命宰靖有民社之責而化民成俗之意又欲以淑乎士者望

之師冀得有鴻儒焉爲彼都人士之楷模夙志庶幾其慰乎比與祥翁先生接乃大快曰先生眞其人哉先生靈鍾盱水大儒文定公之裔理學之傳實世其業語默動靜一以聖賢爲歸聆其緒論雖飲醇坐風不足喻其粹也其爲文流酣於六經子史而出之以高華典則識者固知其得於涵養之素而非徒事科舉業者所能也以壬午冬司鐸於靖靖人士來謁者諄諄以道義爲誨或與之盱衡古今辨晰疑義卒未嘗一語及外事靖民之黠者嘗訐生於學以洩其私先生曰是不可長輒還其牘溫言以相遺而事之是非必向生私質之其非者固諄切以冀其改悔卽是者亦必虛以容物不校之量君靖數載不必矯枉過正而俗亦變故遊先生之門者賢者悅其德不賢者服其化所以厚風俗成人才先生之功居多余嘗考之於古邵康節先生之滿懷都是春可以方先生之養胡敬齋之經義治事可以方先生之教其他固無足以類先生先生老而嗜學尤好讀易一日有感於時止則止之義浩然有歸與之想固留不獲上其事於大吏旣允所請諸生告予曰誠令範也可令其久而不彰乎予愧不文不能表彰其萬一姑以予之所見而知者麤舉其梗概壽之貞珉俾後來有所矜式云

黃茅嶺茶庵置田碑

舒慕芬

環靖皆山而西北山尤勝距城六十里地名黃茅山者高接靑天俯臨古港不殊蜀道焉山爲磔坑忠夏諸里要衝石磴盤折廿餘里無居民荒茅刮面叢篠牽衣往來者惟聞嘯猿啼鳥聲嶺趾舊有茶亭小庵數椽住僧施茶極便行役緣無食贍僧遂致終廢而破壁頹垣徒存於荒烟蔓草而已邑侯唐公數過其地惻然咨詢謀所以復之而難其人會有楚僧心聞者欲來興復是庵持簿乞序於侯侯即欣然曰是余志也遂走筆爲引付僧且治齋集邑紳士之好善者而告之曰施茶必貴於延僧延僧不可無所以飯僧抑飯僧而不務垂諸久遠則今日能飯僧而僧留安保異日之不能飯僧而僧

不去是則不可以無田侯於是捐俸倡率諸紳士隨力醵金爲助共得銀若干兩諭鄉約某董其事用價若干就庵之左右置田七畝有奇以便耕種復給僧銀使治田具又用價買地一區山一片爲種茶採薪之地更慮其取於田者有限而修葺庵亭日用零雜之費有未給也復以所餘之銀採置租石俾僧歲取其税以佐不逮議成侯不鄙芬之不文而命芬記其始末鐫之於石以誌不朽噫今日之通都巨邑爲津梁叢林之請者在在不乏而爲長令者不過署名簿首曰地方官某樂助若干大抵虛聲爲倡塗民耳目者耳即或有量給多寡者亦聊塞請乞而其後遂置不復問欲求如侯之慨然

題引募衆捐俸置產而且慮遠思深委曲備至者烏可得哉
吾知異日者靖人士往來山間長途渴乏憩亭啜茗方且頌
侯之功德於不衰已

重修學宮碑

知縣 李作仁

朝廷以百里之地委之於令令所司者豈惟是簿書錢穀已
哉將民生之休戚風俗之淳漓於是乎繫焉雖然難言之矣
重催科以副功令不無心勞政拙之憂聽習氣以爲遷移不
無江河日下之勢念及於此有不遑寧處者矣然以二者計
之其難易又有間焉四民之中各有恒業即各出其力以自
食自非災祲頻仍豈遂至於仳傷失所撫綏或可無憾至於
人心之邪正彝教之崇替一有不謹其害甚於水旱盜賊之
患顧可以泛常視乎則黌庠術序之地秀者之所升模者之
所視人心之賴以正彝教之賴以明莫斯爲要矣余自辛卯
之春承乏於靖首謁文廟瞻顧堂廡榱撓梁摧而大成殿尤
爲風日所暴鳥鼠所竄愁然憂之如負隱痛而勢弗遑也凡
閱三稔諸事龐理邑之廢而待興者將次第以舉乃進學博
與諸人士而謀之曰余計老氏之宮毘盧之剎於彝倫風教
無當也緇衣黃冠之徒刻苦志尚能結搆連雲焜煌金碧
以示尊崇書徒南面而役萬靈權力百倍使絃歌俎豆之地
頹廢若此而莫之省憂謂風俗何謂教化何僉曰唯唯於是

分貧吏之俸以爲倡維時勤於義而樂勷其事者比比焉乃以癸巳仲秋經始甲午孟夏落成凡十閱月而事竣仍其舊而葺之者若聖廟若兩廡撤其故而新之者若啟聖祠若明倫堂若泮池材擇其良工惟其密於其成也而落之乃進章縫而告之曰學所以養士學新矣士因而新其德師因而新其教若晏同叔延范希文故事靖人士當必有歐陽富孔之倫出焉其所以正人心而端風俗豈遹於此乎余不佞與有榮光矣至於紆青紫侈纍若以震耀閭里之耳目非所語於修學勸與之意也余何庸贅

金孟庚捐田碑　　李作仁

古所稱吏治莫大於敦倫紀勵風俗予蒞靖兩載校士課農嘗三致意焉而於巖居谷處之士行誼有關名教者思延訪而旦暮遇之每以簿書鞅掌未逮爲憾適邑諸生呈舉金孟庚事余詳其始終不禁爲之景仰致敬也孟庚本徽州休寧籍其父行生於順治戊子卜隱於靖安之南源華家山相山之宜築樓屋三間偃仰棲止置田貳拾畝有奇以爲生養計又置山三畝地六分種植竹木以爲膏火之需自是行生終老於斯卽葬於所居華山之陽有子三人遵父遺命回籍完娶承祧而孟庚獨奉祖母遺像仍祀山樓終廬父墓春露秋霜孺慕之誠歷六十五年如一日也嗣是孟庚年九十餘自

慮景過桑榆恐田糧在民戶難免侵佔之失田失則墳亦泯沒爰將其所置田若干共租若干造冊稟縣請給印照內以租若干送學爲黌宮積置書籍惠造後學以租若干捐除佃人爲香火墳墓祭掃費是皆孟庚詣縣所陳之謀畫議成而孟庚死矣嗟乎孟庚以故家遺冑捐妻子棄功名棲異域破衲敝屣樂善好施而其所孜孜於懷者惟是篤念天親助輿文教洵克全乎人道之大矣未經聞見猶將訪求碩德著潛德幽光俾後人過其里者憑而弔之以勵風教況孟庚深懷遠想重其托於予不爲之計長遠是田雖存於學宮久且不知其田之所自出又孰計墓之爲有無則孟庚之田與墓前慮其沒於民後并慮其沒於官而孟庚將不傳矣伊誰之咎也哉故予前以孝義可風表其廬今復述其梗槩紀其行事貞之石以誌不朽孟庚亦可自慰乎至於積置書籍惠造來學果能守而行之擴而充之令讀書者慨然想念孟庚之前事此又異日司鐸者之責也予將有厚望焉

華家山義書樓記　　舒　庚

山人金石庵廬墓靖安南源華家山悲憤自誓終身不娶年踰八十自念身死之後無可託者將其田租山木樓屋園林呈縣立案內將租穀若干捐送儒學購買經史載在明倫堂石刻此其惠造一邑後學既溥而又尤念近處而私淑者不

可無所垂以宏其教思也於是積烝嘗賦稅葺廬修塚外之所存者更爲廣置書籍架樓以藏之使後之藏修游息於此者賴以擴其見聞焉因名其樓曰義書樓嗚呼此其意深且遠矣先正有言詩書之道廢人惟見利而不知有義欲使風淳俗美惟在上者操學術以轉移之易爲力耳今山人身披破綻之褐粟僅升斗之儲不過捐衣食之贏餘孜孜以購書勵俗爲念視世之矜佈施貪福利刻魏峩之像叅無益之僧懵前經而不知者是山人之罪人也若夫樓名摘星閣表玳瑁非不高且麗也然止於貯歌舞壯遊觀郎淸人雅士之志亦不在此况山人哉山人行修於身德薰於人慮陶淑於一時者有限又以玆樓所藏者屬人明聰益人神智俾詩書之澤滋潤於無窮此其維世立教之意詎可忘哉詎可負哉後之登斯樓者啟篋笥披卷帙交相勸勉居稽賞晰講貫習復以求夫微言大義之所存寧非風教之一助乎則斯樓者雖未足語於二酉之富四庫之藏實爲義塾之所取資也因記數語以告後賢

况伯律先生祠堂碑　知縣　黃天球

余吳人也公之政績在吳先君子嘗亟稱公守蘇時廉明剛正人皆呼爲况青天自余爲兒童時固已心識之矣及長補蘇庠諸生吳中故老往往能道公遺事乃知公爲江右靖安

人夫重其人則并重其地且思一識其子孫余既登第康熙六十一年除靖安令私喜獲符所願而問公之子孫則未免式微未嘗不爲之太息也因公事過公故里入其家祠肅拜遺像神采端凝恍見古人風範而春秋未及官祭余甚惜焉今天子御極褒崇往哲詔天下建忠義祠合祀其邑先賢余既爲公置主於公祠而復擇官地一區令其子孫立專祠於文廟西南隅春秋仲丁別行特祭表公之尤異於諸賢祠既成請余爲之記夫公没距今越三百餘年始克建廟崇祀固宜有記而公之生平則尤余所樂道者公諱鍾字伯律初以禮部尚書呂震薦授儀制司主事遷郎中宣德五年用尚書蹇義胡濙薦擢知蘇州府賜璽書假便宜乘傳之任當是時蘇州賦役繁重豪猾舞文爲姦利最號難治公初視事吏環立請判文書佯不省左右顧問惟吏所欲行止吏大喜謂太守闇易欺盖滋弊通判趙忱百方凌侮公唯唯不與校忽一日合僚吏言有敕未宣可宣之敕許僚屬不法徑自拿問僚吏皆流汗股栗因升堂召吏之尤桀黠者詰之曰前某事宜行若止我某事宜止若强我罪當死命裸之俾隸有力者四人昇舞文吏擲空中立斃六人陳尸於市一府大震其後人無敢欺者於是蠲煩苛立條教事不便民者立上書言之悉

報可先後奏免官糧七十餘萬石復流民三萬六千六百七十戶明寃枉軍民人一千八百餘名免民買抽分船隻米一十五萬一千八百石革冗役圩長九千餘名減遞年包荒糧一十四萬九千五百石公爲政務鋤豪强植良弱興利除弊不遺餘力時則廬陵周文襄公恍撫吳憫蘇松賦重與公悉心計畫力甦民困凡文襄所行善政公協成之者居多先是公丁繼母艱去民詣闕乞留者二千餘人乃詔奪情起復還治蘇後秩滿當遷郡民二萬餘人復走訴巡按御史張文昌乞再任詔晉二秩如民請竟卒於官吏民聚哭爲立祠其得民心如此嗚呼公可謂無媿古名臣矣余竊謂公之爲政也有似鄭子產子產政多出於猛而孔子稱之曰惠又曰古之遺愛蓋子產因俗爲治鄭俗淫侈非威克厥愛不足以鋤頑梗而植良善觀其水懦火烈之喻以爲民狎而玩者多死民望而畏者鮮死則知其肅之以法裁之以義正所以致之於生而善成其惠愛也公之先猛後寛視子產何多讓焉余嘗閱蘇郡志及明史稿載公始末甚悉而靖邑志頗畧其始政則於公寛猛交濟之用猶爲未備也故因祠記而補列之俾後之人有所考焉抑公祠之建也掘地得殘碣有橫書建昌况氏妙五字蓋存其半而軼其半矣靖之置縣自南唐其初本建昌地也意祠基即公先世遺址而妙某云者其氏名耶

建祠而適當其地則亦有數存乎其間并記之以見茲祠之不偶然也祠成於雍正二年秋至六年秋始克爲之記云

鑿磜洞記　熊銓

縣之以雙溪稱也以南北兩溪環於縣之左右北溪之源濫觴於磜坑由磜坑而上幾與南溪接者曰磜洞祟山萬疊一水中流崩湍激浪迴旋於磊砢巨石之間殆與柳州所記鈷鉧潭無異然地多竹木民受其利亦間遭其害蓋出運之際水漩石擊目眩手顫一觸而隕則沈於千仞之淵此如陰平墜師冒奇險以貪利者殆相類焉居民苦之久矣張君某慷慨有爲人也愀然念曰利之所在其能使人不取乎取利而隕其生則何利之有且吾不爲鄉人謀利獨不爲鄉人惜生乎乃上下谿谷左右經畫忽顧而喜曰石可斲也石斲而水平矣於是自捐貲若干一簰之出又募費若干鳩集石工鑿險開塞不數月而功成曩之岈然角立者並爲坦途而民始有利之樂無生之憂矣余以爲常人之智憚於創舉而易於附和此溪自數千百年來民之貪其利而罹於害者不知凡幾而不知所以去之獨張君倡義剗削若五丁之開蜀道其爲人謀利之功猶小其好生之志則大也若張君者所謂才足以濟其善者歟故爲之記

重修文昌宮記　漆顯署

文昌宮舊在學宮之側歲久棟桷榱頹鞠爲茂草神像僅安於明倫堂之右偏春秋祭祀草率成禮弗肅也康熙壬寅黃侯璞齋以錫山名進士宰治始下車涖學問文昌宮安在左右以久圮對侯曰嘻是神佐治文教烏可勿飭吾將徐圖之越雍正乙巳百廢具興爰修祀典謀所以奉文昌而煥其棟宇是秋與邑紳士降觀卜吉擇地於義學之後捐俸建宮堂祀文昌樓祀奎宿黝堊雕繪罔不周密巍然赫然神得依棲矣考諸古文昌降於越嶲卽詩所云張仲孝友是也上帝以其孝友命司文籍讀書之士莫不知其爲儒林權衡今侯建厥宮而以妥以侑其見而慶者謂神爲文章司命可乞靈於是也其見而禱者謂神職掌桂籍可邀福於是也吾謂黃侯崇祀文昌之心與建宮於學後之意固不僅以科名詞藻爲重也侯以生人不朽之業立德爲先凡士之所以爲學與師之所以爲教其必兢兢德行以爲科名詞藻之根柢人或昧其本末神必判其輕重惟文昌牖世覺民百行是錄炯然於冥冥中視德之善惡以行其黜陟今像貌巍峩位於絃誦之所使先生弟子朝夕對越立心制行矜式惟嚴欲求對文昌而無歉必先問屋漏而無慚果德契於冥自神濬其心靈而昇之福祉所謂感無不應者其在斯與其在斯與故侯不患神不祐吾文詞科舉第患士之崇文昌者徒效六祝之辭而

不求之身心性命間也其爲靖邑正人心興賢才之意不深且遠哉季冬宮落成邑士屬予言以記其事予欲學者體黃侯之志而以德行自勵也於是敬謹而爲之記

增買義學田兼重修學舍記　知縣　王　端

古者國有學黨有庠術有序家有塾其事皆仰承於上而不待舉於下至後世書院之設則往往皆前賢過化之地後人慨慕而追思之披莽榛翦荆棘以登堂而考業焉是亦建學之意而舉自下者洪惟我

世宗皇帝文治翔洽薄海嚮風屢詔天下郡縣俾立社學窮山邃谷之間比屋絃誦教澤之敷靡遠不屆逮今

上御極之元年復於郡縣學之外詔各省皆立書院優給帑金以資膏火則書院又振興於上而不自於下作育之隆視古有加焉夫宜上德意以廣勵人才有司之責也體盛世作人之雅化相與興學而立教亦士大夫之義也然則義學者又以補社學書院之遺也靖於豫章爲人文之地而舊無所爲義學者至康熙三十年剡溪高先生克藩以名進士宰靖下車之始雅意甄陶始擇縣中公廨建爲義學又捐學田二十九畝八分八釐計每歲所入不足具首稽不能特請一師始擇邑老宿之聚徒受俸者繫名義學以示風勵焉歷任諸公治爲故事至前任黃先生天球特建奎樓於學舍之後堂

宇加闢而館穀未增也則又寄其任於儒學涂君接任張與
孫見學舍傾圮無從肄業因收田租入官以備公費比余之
承乏茲土也適靖有馬租田五十餘畝先是舊憲以田租虛
設着令變價而孫任實墊解銀四十三兩存之以爲公產其
後孫君故其嗣請鬻之以歸旅櫬遂有欲攘而私之者於時
邑紳士等不忍忘故令之遺愛而不爲續又不欲公產之歸
於一姓也輙捐金買田稟憲批歸義學由是合前所存義田
通計八十四畝四分七釐每歲可得租若干余深嘉諸君子
之用意而猶惜學舍之圮乃設法捐修增所未備前廳左右
新構兩廡廡各三間奎樓左右舊各有廊房二間勢且傾頹

復重修新之兼葺其正中之廳與樓自門徂堂煥然一新約
計前後木料工食之費凡有餘金規畫出納一委諸義民
舒帝簡至是而規模始大備焉計自今田租可以贍師長學
舍可以容生徒不支脩項而爲興賢育才之一助斯亦舉之
自下而足以佐上之教化者其於
朝廷設書院立社學之意亦不爲無當而又益以成前任高
君之盛美諸君子之倡是舉也可不謂好義急公者乎昔文
翁治蜀首興學校韓退之刺潮始聘趙德爲師而潮人知學
余誠未足以幾此抑亦藉諸君子之義舉而簡師儒選英俊
以肄業其間則亦古鄉塾之遺制也因記其原委勒諸石以

示後云

育嬰堂藍田會記

徐　基

育嬰堂舊制也而藍田會則縣尉瀛海崔君新倡立也人始生爲嬰無不育於父母者然不幸爲窮困之孕或遺棄之孤則嬰不能育而賴仁政以救其生此育嬰堂所由設也夫堂以育嬰而育嬰之會名藍田意偏於女者何居蓋男之待育者少女之待育者多由溺女者多也靖邑溺女之習其始貧戸爲之謂難於撫養婚嫁其後雖大戸亦往往爲之以爲溺女旋可生男陷於一偏之見嬰兒轉死溝壑不知凡幾夫虎狠猶知有父子以人之靈而天性血屬立斃其命曾虎狼之不若過生機絶人道害可勝言哉舊雖建有育嬰堂名存實亡未聞有挽頹波而拯胥溺者崔君以癸亥歲任靖尉始聞而憫焉嘆曰吾何忍坐視而不爲之所深心籌畫者數載乃謀於衆斷於衷値余以公事晉接揖余言曰吾思除俗之溺女者當無患其勿除也余曰幸甚旣復却顧曰將毋訾議謂非吾所得行者余曰庸有之雖然濟人利物隨分自盡行仁之方雖途人可試也奚慮乎君乃概然身任刋布勸文以勸其天良而賢者知感君曰未也愚民之情難猝化巽言不入者不如使之有所畏於是責成保甲稽查違令者以法繩之而頑者怵君曰未也口惠而實不至奚以使之從也輕於是

有報溺女者捐俸給銀米衣裙而貧有所資不數年全活女嬰二千有餘口向之不樂育女者且拜崔君之德而羞殘忍矣邑中仗義好施者見事之有效俗之可移也一倡百和各出貲共勷厥舉置田收租以贍久遠因名曰藍田會共憫惻之深衷哀矜之至意若出於一人之心謂非風教一轉關與人情可與樂成難與圖始有實心不患無實政今崔君除溺女之事人所憚難行者獨勵精定志矢願勤而求成鋭固宜其令行而禁止法肅而民歡也從此搆堂增產惠益溥而益厚豈獨育女哉無告之男咸可資也嬰無不育廣天地好生之德於無窮則藍田會者正育嬰堂所賴以不朽者矣其功豈不大哉余樂記之願後之君子相爲始終不可泄視而或弛也

藍田會記

典史　崔宏道

藍田會者何予念溺女之習思有以易之而邑中同志者諒予懷聯斯會爲慈幼計也予初至靖聞溺女事即駭然驚以爲偶然已而常然予痛心疾首恨習俗之相沿而恬不爲怪也夫男女等也屬毛離裏胡忍異視乃女甫生而即斃之于天和傷王化實甚每晉接紳士相與嘆息久之願得有維挽其間者予自愧位卑德薄空言奚補旣復自念一命之士苟存心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匹夫而化鄉人又聞其語矣況屢

奉各憲之告戒兼紳士之同情事無不可行者則圖所以挽之或曰勸諭之勸之而具文以視奈何或曰法禁之禁之而巧遁於法外奈何或曰捐給以贍之贍之而不繼又奈何蓋予輾轉於懷而不能以自寧者數載於茲矣歲己巳更諮於衆乃獲於慮曰其並行之可乎爰刊發勸戒文數萬張條令百餘張郊城內外傳諭殆遍以開導於始又立廣生冊分給保長令其按月稽查民間產女悉行註冊有不育者廉以告而繩之法以懲戒於後其極貧者捐給小衣二件錢一百米一斗俾臨盆後稍免饑寒以惠周其急文告甫開而投名請領者無慮日月二年來活女嬰二千有餘口領給錢米者三百有餘家予既幸民情之可挽而猶慮援踵而行者之難也乃建議聯會以圖久遠予捐百金以倡其始而邑紳士舒工生等共捐金四百金以襄其成名曰藍田會蓋亦作善降祥之意也遂相與同心協力置田四十餘畝每年收租若干石善後之法倣照社倉之例擇殷實士民經理交倉聽本衙給發貧戶其開銷數目於年終詳報以杜侵漁嗚呼靖雖僻壤爲保二十有八爲戶三萬有零生女之數歲不下數千其願養者十之一二溺斃者已十之八九其埋怨於寘瀆中者夫安知其凡幾耶今賴諸紳士好行其德羣然相應而不違予亦藉以少慰其哀憫之懷若謂移易之效生養之功而侈言

之則予固位卑德薄夫何敢夫何敢茲舉賢士名氏勒諸貞
珉並將樂捐銀數逐一詳載以垂永久嗣此賡續田產俾生
成之澤百倍於今日是所望於後之君子

重修縣大堂記

知縣馮渠

夫縣之有堂也聽斷於斯飲射讀法於斯而上以宣
君恩下以化民俗更莫不於斯然則堂之爲地亦重矣以時
修葺無或傾頹此固處官事如家事者之應爾也其傳舍視
之可乎靖邑自南唐改場爲縣衙署始建前明正德間圮於
兵燹嘉靖元年從而新之迄今幾二百年守土者迭更而堂
已垂圮矣余於丁卯春移官之靖顧是堂卽思有以修葺之
而涖任以來催科撫字與夫簿書期會之繁鹿鹿未就也今
歲邑紳士咸願醵貲從事來請於余余轉請之上憲旋奉允
行乃鳩工庀材八月興工九月落成於是乎有輪奐之觀焉
夫事難於圖厥始亦難於保厥終守土者知今日興作之勞
而爲未雨綢繆之計則永久可垂豈復有前此傾頹之患乎
顧堂公堂也事公事也昔鍾離意爲堂邑令出俸錢作屋民
齎茅竹或持材木爭赴趨作不日而成猶市屋耳今斯堂也
諸紳士踴躍赴公一若自爲築室計而不辭蓋其尊
君親上之心蓄於中斯好義急公之舉見諸事非然者其肯
身任若此耶此與堂邑之民何如也余不敏疏於治術然夙

夜兢兢竊嘗以教養是務所望吾民共敦孝弟忠信之行遠囂凌詬誶之風而登斯堂也於飲射讀法而外跡罕至焉則士爲修士民爲良民於以成仁讓之俗以沐

聖朝休養生息之恩豈不休哉是役也成其美者二尹司徒宜溧水人監斯工者縣尉崔宏道大與人會計出入以終其事者則邑紳士涂尙忠舒親生錢景福舒泮暨縣民舒帝簡也例得并書

東門外治城路記

縣丞　司徒宜

靖安縣城可三里爲門四環城有路路五六尺各有差路外有城河其寬狹視路亦各有差南西北三門由門而橋而左右市肆悉坦直無阻礙因亦可久惟東門內則東向出門下石級迺沿城北走不數武仍東向歷石級升橋曲屈欹側不耐人意又道通省會往來車馬不絕城河較他處復寬而深是以易傾卸乙丑秋七月余下車路已半卸即欲爲募修計第視事伊始方悉力於漕政未遑及丙寅春可矣乃夏四月北津橋燬於火農將輟耕恒山梁公屬予偕紳士大斂費刻期復其舊路又不可兼也仲冬一日余署邑篆將節廉俸葺之會丁卯春捐修東南北城垣各十數丈力不能繼尋亦謝縣事乃復已嗣是天益淫雨路坍卸尤甚城河水且及城門行人更以病涉爲嗟月之仲夏士民羣相議曰是必買石成

隄一勞而永逸也請之余余曰善乃以言弁簿首募金充其費橋之南長百一十五尺深六尺外築以石中實以土勢仡仡然門至橋廣十五尺中用石覆土上濶二尺餘免行者陷泥塗橋之北長百餘尺行人少石不能徧葺土補其缺較舊增一二尺不等於是歲之十月一日始作以戊辰之十一月成功得捐貲以兩計者將八十頗足償所出在事者旣公而勤樂輸者更義且勇予亦藉是以酬素願安吾民乎雖然古今來安民之政不以封域大小異并不僅在土木之次第修舉已也靖邑居深山中其層巒疊嶂丫牙而角立者天築之城也其南北二河西與馮水修水分流而東入安義者天鑿之池也民生其間更數十百年目不睹兵戈之擾地雖小亦儼然奧區矣歐陽永叔曰所謂羅浮天台衡岳廬阜洞庭之廣三峽之險號爲東南奇偉秀絶者乃在乎下州小邑僻陋之邦夫旣有奇偉秀絶之名勝雖下州小邑尙得而陋之耶靖安風氣渾樸所恃地方長吏誠求保赤無時不以己饑己渴之念貫徹於五鄉二十八都之中務令家給人足俗美風淳獄訟衰息而後已夫然後靖安之命名乃不虛焉至若城池橋路之繕修猶其小焉者也韓昌黎曰丞之職所以貳令於一邑無所不當問今賢宰旣已肩其勞余可不少效贊襄之能哉故於城路之修爲備記之以塞董事諸君子之請云

橫板橋記　司徒宜

桃源西有白水洞水經鶴嶺再折而東南至馬岡爲橫板溪棠棣新興二都孔道焉其溪上下游俱狹而高至橫板獨濶且極卑下兩岸陡峭數十尺秋冬褰裳過者並苦之春夏水漲時勿復問向嘗設木橋雷雨動輙廢去苦頻修頻圮乙丑秋余以公事阸於此急有倡建石橋意會費浩繁未果歲戊辰再至遙望石橋橫亘溪中如虹落澗心訝焉適桃源漆生學福來謁曰此吾伯兄之志而嫂氏之所成也兄在時目擊此間被溺者數人將命工師建橋旋賫志以逝嫂氏每念及即潸然泣曰吾夫子抱此志吾弗克代終異日何以相見地下乃出橐所備資獲少半復節用嚮簪珥益之費乃無缺自丙寅五月迄丁卯八月工始竣其橋濶幾許長幾許高幾許計費金以百者四請記其實以昭來許余謂古聖王爲舟楫以濟不通惟橋亦然利均莫大焉然乘船危從橋安似橋較舟楫利尤普今此橋易木爲石一勞永固遊其上者如履康莊其利不益宏乎而稱未亡人者實慷慨獨力奏厥功以完其夫未完之志其賢且才也更何如哉學福伯兄太學生學祿也其配姓舒氏國學元鴻女克著節操撫二遺孤其泳其泗年尚少並記之以觀其後焉

重修靖安縣學碑　署知縣朱　堂

皇上龍飛之十有六年歲辛未夏五月余來視靖篆初下車
謁
文廟見大成木坊正中竇門東西兩廡名宦鄉賢兩祠頹敗
朽蠧歲將弗支急欲修整然民事紛積方將銳意經理以此
未暇卜吉迄壬申春二月選匠掄材整摧剔以堅完飭漫漶
以丹堊月餘告竣前此風雨所侵榛莽所翳者亦足煥彩而
壯觀矣至若重建改造大作輪奐端有俟於後來其時拮据
布置協謀勷事者教諭吳紘縣佐司徒宜司訓劉錫爵縣尉
劉三傑也樂致私緡以贊成者闔邑紳士涂壎涂光範舒親
生舒照錢天成舒書漆裕舒怡萬士琮等例得備書

重建文廟碑

知縣李紀

聖人之化與國家之聲教爲遠邇學校之制與人心之淑慝
爲汚隆是故學宮蕪則子衿之刺興泮宮作則采芹之頌起
建學親師之義其有關於治化人材之本也顧不重哉我
朝崇儒重道文教覃敷
先師典禮備極尊崇內而京畿外而郡邑山陬僻壤之區莫
不建學立廟以育才俊所以資化源而崇教本也靖安豫章
屬邑厥自南唐學宮之建其來尚矣宋縣尹黃君宗諤蓋嘗
修之而毀於元季兵燹明衡公守敬金公文英暨張公羽劉
公芳先後修葺歲久傾圮

國朝康熙三十八年高公克藩再建又五十三年李公作仁再修嗣後守其土者亦時修葺大都因陋就簡未符定制無以仰稱

聖人尊嚴之居庚辰冬予奉

簡命涖茲土謁廟之日目擊宮殿傾危慨然久之考其星野維斗所値覽其地勢左三台而右雙峯文筆峙於前繡谷殿於後雙水暎帶於其間正在清華間矣昔人有言曰其山嵯峩其人磊落而英多意必有倜儻奇拔之士生於其間足以佐國家而大謀猷者乃溯其前代不乏人而數百年來文章德業每不克方駕前修豈士之不振歟抑地氣猶有待而充歟明年春會紳士進謁首議此舉又以工鉅費繁釋難肩任爰分廉俸以爲之倡未幾而輸將者咸彙聚焉因詳請各憲臺之命與學博愼擇邑之能任事者以董其役庀材鳩工始於辛巳季春六日首營大成殿基取榱桷而金碧輝煌之廟貌一新前爲兩廡以妥先賢先儒之崇祀者外樹大成門其制廣視殿陛高殺之大成門左爲名宦祠右爲鄉賢祠春秋釋奠後得一例分獻門以南鑿地爲池規其半仿古泮宮之制濬得清泉與古井水合流不竭不溢此造化之淵蘊與道爲謀而特爲茲沼發源以表瑞於膠庠爲雙木人文之慶也予因歌詩以記其盛同官紳士皆屬而和之南爲戟門最前

起屏牆及東西闕門孔道中闢過宮牆者煥然改觀矣增建
奎閣於左移明倫堂於後建崇聖祠於北五王四配而外兩
廡從祀如制起學廨於東偏燕坐有席庖湢有舍繚以周垣
規模大備斯蓋靖邑人心嚮道踴躍爭先乃能成此千餘年
未有之盛事也今夫闔運會而常新者聖人之道在天闔運
會而更新者聖人之道在人天心之常昭即人心之不已士
生際
盛時沐浴淸化建學親師之義既已感奮於中斯廟治之新
文化之隆也嚮道之誠士風之盛也自兹新其德業煥牛斗
之光華應川岳之望氣蕙蘅其品圭璧其行雲漢其章彝鼎
其績又何難駕前哲而經明行修爲
國家儲有用之材夫豈徒誇輪奐之美廪餼之豐而已哉是
役也董其事者舒泮舒鼎涂光簧舒克昂徐黼溱裕舒一淸
舒怡涂履平舒淍側得備書若紳衿者舊樂輸姓氏則固勒
於碑陰云

舒雙峯後裔修泮池記　李紀

泮池舊爲舒雙峯所浚閱數百年之久僅存瓦礫榛蕪而已
辛巳春經始
文廟而其後有人既捐私囊復不憚勞以董其役初議仍舊
址而疏濬之余既因方位之未正而又以泮不及泉爲慮乃

迤東數十武以治脊挿末焉而泉流漉漉其來會矣噫異哉是豈雙峯之靈默有以相之而聖人之道固若是其淵源不息也耶時則淤塞既通工之華石而來者或平池廣堤或臨流結砌四圍繞以巨欄架以石梁一鑑澄清可俯而即也深廣視舊制有加而華美過之說者謂黌序萃人文之秀得泮池清盈則山色水光上下相映而貞元之澳於多士者愈久愈昌焉舒氏此舉實嗣雙峯遺烈而毅然成之雙峯以名進士參衡州軍功業文章昭垂史冊而培植學校創立義莊至今猶班班可考也後之子孫奮跡於膠庠馳驅於王路者有駸駸日上之勢宜其繼雙峯之志以為志述雙峯之事以為事修復之舉一仍其舊而三泉感沸則又前乎此者所未有也以是啟貞元之運而占人文之瑞夫復何疑傳曰莫為之前雖美弗彰莫為之後雖盛弗傳余於泮池之成嘉舒氏之急公而益嘆雙峯之流風勿替也是為記

修兩廡記　　李紀

自漢高帝以太牢祀孔子於闕里而釋奠之禮行唐高祖始詔立廟太宗始命守令主祭後世因之而羣弟子之祭則自漢安帝始我

朝

歷聖崇儒重道既尊

先師而廟祀之凡先賢先儒之有功聖學者例得陪祀兩廡兩廡者與廟廷並重遇有剝落即應擴而新之以符體制余涖蒞興復廟工紳士舒際元際昌際盛等能承乃母涂氏之志毅然以兩廡爲己任捐金六百募工市材建東西廡十有四楹深廣視昔有加而金碧輝煌翬然在望足與殿廷相輝映焉昔范富歐陽諸公條議天下事首及

文廟從祀之典所以崇正學而勵名節也後之人觀瞻有自以激發其希賢希聖之心則飾廟貌以興教化所繫顧不重哉今舒君捐金集事以妥神靈以光祀典尙矣果能率邑人士咸汲汲焉以崇正學勵名節爲首務勗執事教化之不逮則又余之所厚望焉若涂氏能明大義成厥善舉是巾幗中之表表足爲末俗勸者也涂氏二尹舒元鴻之室人子際元行將筮仕

聖朝際昌登貢成均際盛爲國子生善人有後信夫故并記之

墁石墀記

李紀

闕里之制於大成殿外起露臺設階級迤邐而南則戟門也左右環拱者兩廡也中爲天墀春秋釋奠於斯陳舞於斯登降拜跪於斯鉅典煌煌猶仍土階茅茨之舊可乎度爲式觀垂久計是非石墁不爲功國子生余國俊善士也夙有利於

桑梓者輙毅然先之廟工之役余既與邑人士協力同心次第具舉惟天墀未甃尙無稱美備之觀余生不吝數百金肩任其勞召工輦石計日落成堅緻整齊洵足以式觀而垂久矣且夫入聖人之門者由墀而階而陛乃升堂焉今則翼翼然紆餘平坦步亦步趨亦趨周中規折中矩釋奠以時陳舞就列登降拜跪展禮有地其有功於聖門豈淺鮮哉噫是役也而可通於道矣始基之弗壞可與圖厥終余生充是義而盍力於學爲希賢希聖之階毋徒拘方域之見也可若云福善美報則是新浮屠老子之宮者之習聞也余無取焉余生勉之

修闕門屏牆記

李紀

櫺星以象文也戟門以象武也外衆門而東西列者惟闕門殿以妥聖靈也廡以妥先賢先儒也環堵而致竦敬者惟屏牆有其舉莫或廢也靖邑

文廟年久就圮荆榛在戶薜荔緣墻棟折榱崩一繩焉縛垣頹壁敗百堵難興舉目蒼涼其何以稱聖人尊嚴之居啟此邦文明之化也乎余奉

命承乏茲土初下車即有修復之役又得諸紳士戮力共勷內而宮殿外而門廡已壯輪奐之觀矣惟闕門未闢屏墻未起猶有功虧一簣之概太學生舒翼異能繼父取仁志以任此

舉庀乃材鳩乃工經之營之揆之度之不期月而聖域宏開矣循其牆遊其門者皆肅然起敬舉廢之功爲足稱焉揚子云倚孔子之牆誦莊韓之書則引諸門乎舒生學孔子之學者也引車而過將不噬其昭昭冥冥之修其不致見麾於孔子也明矣夫豈宮牆外望徒歎不得其門而入也歟爰泚筆而爲之記以示勗云

重修縣署記　李紀

昔叔孫氏所館必葺其牆屋古人居止不苟如是況以嚮明出治之區爲衣冠瞻仰之所更當隨時補葺以壯規模非徒以蔽風雨而已也乃後之視官廨爲傳舍者聽其瓦解榱崩莫爲繕修行復不戒從者致多蕩毀噫何古今人之不相及耶余涖靖修舉廢墜悉出清俸鳩工於署前起屏牆復漢唐郡縣衆思之體東西對峙圍以木柵榜曰志切輿臺心懷撫字左右建申明癉惡亭二大門三楹檐俯而卑無以式觀撤而新之增飾飛甍高其閈閎規制軒敞望若岑樓仍舊額而丹雘之儀門內戒石木牌仍用南豐詩意表曰正在清華間廳事俗皆曰大堂余取尚書義顏曰顧畏民喦題二聯於柱兩廊吏廡八隸役班房二皆垂朽修復之內堂幕廳東西庫庖湢之所棟桷欹腐者易之牆垣頹塌者築之壁之剝落者圬以粉瓦縫之參差者承以筩較舊制已煥然一新矣若其

亭臺池沼蒔木蒔蒔非不足以賞心而娛目余奉
命守茲土方將勤求治理圖報涓埃簿書鞅掌亦恐日不暇
給矣亟何敢寄情邱壑重勞士木之並興耶工既竣余因之
益慨然動念矣夫署公署也懸魚洽況固所凜凜士之遊吾
門者果能絶干謁之私歟民之來吾庭者果能化囂淩之氣
歟署以外之負郭依村聚族而居者果能共慶盈寧毋致失
所歟余雖不及古人得免爲饒寬所誚幸矣後之官斯土者
亦將有感於斯文

四門內外路記　　李紀

周官之制九月除道農事畢而土工興如砥如矢無道茀不
治之患禮經涂九軌環涂七軌野涂五軌視國門廣狹爲等
差我
朝法古成憲著爲令典而於道路繕修尤汲汲焉凡有守土
之責者當仰體
國家愛民之善政爲綢繆補葺之謀豈得諉諸力有不逮而
已哉靖邑環山帶水城可三里爲門四內外有路爲省西府
州邑往來之衝輪蹄絡繹路久不治石盡崩圻以致高如陟
屺低若澤陂每遇積雨成渠不堪投足行旅苦之夫此邦人
士勇於爲義豈其道里所經嶔巇磈磥漠不關心歟抑費繁
力絀未克協心平治歟是殆守土者無以倡之耳余涖政之

明年節廉俸所入為士民勸而慕義急公者皆後先讙應伐
石鳩工削平崖鉄墁砌堅緻一律整齊易巖疆而成坦道夫
且中通溝遂宣洩積潦舉向之褰裳病涉者悉忻然履道如
夷矣噫此邦肯穀於以見懿德之好有同心能勵余力之不
逮俾後人得坐享其逸其利濟不大且久耶子輿氏云義人
之正路也今日者士皆崇實學以正其趨民各務恒業以戒
其惰不入於歧不納於邪踧踧周道共興由義之思是則余
之所厚望也若以道路之繕修已慶康莊謂足為報最之具
是淺視乎為政矣則吾豈敢路既成嘉此邦之好義故樂得
而記之

修城記　　李　紀

城垣為一方保障審圖在建置之初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
國有土者自不敢以戴鼇屭贔躑躅不前也矧我
朝整飭疆域首重城郭
詔有司以時修舉例得請發
帑金其有官民捐建者奬異有差凡所以鞏固金湯衛我居
民者意且深也靖自南唐開縣環山為郭無所謂雁字馬跡
者至明正德間華林寇發懼無守備副使吳公一貫與守令
李萬諸公始令民築土城嘉靖間縣尹趙公輔舉舊制而恢
大之辨方正位更築磚城萬歷間鄭公煦再建

國朝康熙雍正年間任公嘉瑞高公克藩黃公天球皆先後修葺或派丁糧或出富義大都民自為謀而官則代為經理者也乾隆辛巳夏淫雨灌注四門內外崩卸四十四丈有奇時有進民修之議者余則曰城郭不治守土之憂也烏忍重勞吾民哉履勘繪圖條議以上皆報可遂捐廉四百餘金以復斯役不期月而仡然在望矣層樓將圮更撤而新之顏其上東曰紫陽西曰德勝南曰文明北曰挹繡文筆矗袍諸峯蜿蜒而磅礴迴溪象湖諸水清盈而映帶粉堞百雉烟火萬家不誠巖邑中一大觀也哉雖然城所以衛民而衛民之政又守土者之當講求者也嚴保甲以申守望之義戒游惰以清盜賊之源令發於上嚮應於下士橫經而農秉耒以養以教官與民且共慶昇平於

盛世也斯輦固金湯以符設險守國之旨若輸金以邀懋賞則非余之所敢計也爰誌其畧以備參攷云爾

敬聖會記

舒洋

敬聖會爲異日補葺

文廟計也靖學舊無公費故殿廡門牆或稍有損壞久則風雨剝蝕遂至傾圮此固因任者不得辭其咎抑亦補葺之無資耳李侯以西蜀名賢出宰靖邑下車之始即捐廉倡修逾年金碧交輝固已擴千百年來未有之宏模矣乃監從前之

失并誅善後之方後捐清俸拾金爲倡交泮生息以爲異日補葺之資噫侯之爲

文廟計誠深且遠也惟是泮以垂暮之年恐負寄托之心因諮同事曰我輩經營拮据殿臺取其高磚石取其厚木料取其堅工作取其密原以計久長也我侯先得我心之所同尤當敬體而增益之并聯一會顏曰敬聖庶今甲明乙遞相經理責有攸歸所賴後之與斯會者矢公矢愼毋侵蝕以飽私橐毋懈弛以廢盛舉斯補葺有資而巍峩之廟貌常新我侯未雨綢繆之心亦昭垂於萬世矣與會者舒泮徐黼舒鼎涂光簣舒克品涂裕舒一清涂履平舒怡舒偶故并書之勒石於壁以備後之稽考焉

重修靖安縣學記

知縣 馬廷燮

學者學爲人而已矣人既賦天理以生具五常之德任五倫之重聖人者人倫之宗也其所以憲章刪述而力行於身前垂訓於天下萬世亦祇爲天生烝民立修道之教復性盡倫以斬各踐其形耳故三代盛時比戶可封實由於君子小人皆知學道凡所以學爲人者重以周也自周秦之季王道熄經籍災選舉僞仕學分而士不知學民不與行彝倫攸斁兩漢英主汲汲於孝弟力田之中舉賢良方正之士作民司牧以教以養而人之所以爲人者不至終失降至六代隋唐詞

章之習盛而根柢之教衰風俗偷矣趙宋眞儒輩出聖人之
籍昭如日星
本朝因之表彰彌善凡郡邑莫不有學以廟祀
孔子及歷代聖人之徒推崇至矣禮制備矣討論詳矣是可
不待記而明而其所以繼往聖開來學以牖民覺世期復其
天性之良以各盡人倫之職者則猶是三代聖王之治而
先師孔子之心也然則殿庭之制必崇矣而後可以肅觀感
禮樂之器必燦備而後可以資考肄庶幾其奉祀也虔而講
貫也精繹遺經而窺絕學明明德以作新民皆於是基之效
焉廷變憒學寡識
簡命爲靖安邑長於茲七年竊嘆其風俗淳古人心向學良
由我
國家崇儒重道治化之隆上媲三代雖小邑可覘大同是則
王道之成實基於學校之興學校之興不繫乎學爲文者之
衆而繫乎學爲人者之專也人倫之至宗師也哉爰謹於歲
豐民樂之時捐薄俸勸修
聖廟士民之秀且饒者同心竭力庀材鳩工共輸金若干分
董其事而合著其功爲鐫經費於碑陰以旌善士凡會典所
載應建之殿閣廊廡庭堂祠沼於舊制闕者增之廢者興之
隘者廣之殘敗者葺而新之輪乎奐哉廷變不敏陪奉邑之

師儒躬率其父老子弟瞻拜乎
聖人之居講明其修道之教以仰副
聖天子祖述堯舜牖民向學之盛心而疏而記之於石而修
身踐形窮經致用之士共益知所先務矣

重修縣學宫門記　馬廷夔

大成殿東南隅舊有門三楹爲學官出入之所必經歷年既久與
文廟漸就傾頹余癸亥夏來涖茲土嘗諾於學博李君臨川欲諏日而修葺之者數矣時下車伊始簿書叢集志焉未逮戊辰春奉檄重來六七年間益覺欹仄不支爰進邑紳士而謀焉衆謀僉同欣欣然趨功恐後熊生文炳光輝昆季不惜出已力獨重建是門趾仍其舊楹壁則鳩工庀材一撤而新之朱棟雕檐於是門宇遂煥然改觀矣夫門者所以衛堂皇闌出入作廟作室胥於此先焉故艮爲門闕況斯門也瞻美富者於斯希賢聖者於斯安可視其就傾而不之顧耶是役也經始於己巳陽月之朔凡六閱月而功竣余深喜其兄若弟不肯因人成事又能殷殷樂善不倦且有以匡余數年未逮之志也因併取日月而誌之至木石瓦甓丹漆之費有簿焉不具述是爲記

修土門至沙河路記　署知縣胡世墉

嘉慶甲戌仲春予涖靖甫越月方問俗於棠棣都由縣西取渡沙河歷水口郵始進土門見所稱桃源者果深邃軒豁兼擅其勝儼然別一洞天也顧自沙河渡至土門十餘里許越陌度阡中多崎嶇仄徑遇天雨爛道尤踐淖不可行擔夫輿子彳亍惴惴惟傾跌水田是戒往來者苦之予思道路爲王政所關以時平治有司之責也會當捐廉以爲倡又私念桃源乃二劉故里鄉名孝悌俗尙敦睦豈遂無好行其德之人早圖及此抑或有志而未逮乎是歲十一月復因公過其地則履道坦坦忽若改觀向虛崎嶇仄徑者固已康莊足樂矣詢之里老謂是桃源人士醵金修治而亦賴水口有田近路之家肯損田以益路始克成斯舉也予曰於戲君子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也詎不信乎風俗之偷也類由於各私其力而不知以公善爲心雖同井而秦越矣夫桃源與水口異鄉也今二鄉之人乃能不分畛域有力者捐錢有田者讓畔以共成此千萬人來往之坦途路雖一端也卽是而推之舉凡鄉里敦睦任卹之事胥可以勸矣明經漆占泰等來請予記故樂書此俾以告二鄉之人計路長十有五里廣約五尺兩旁均砌石中伐石蓋面其工費若干及樂輸首事姓名別泐諸碑至老山下石橋已據水口鄉修砌另有記玆不贅焉

新建

上諭亭記

知縣　張國鈞

靖安自南唐改場為縣分建昌武寧奉新三縣地領五鄉二十八都明嘉靖間知縣趙公輔因土城改甃磚石其間學校祠宇公廨代有增修建置頗備而於慶賀習儀典禮迄無定所相沿擇地行之嘉慶丁丑國鈞來知縣事朔望宣講
聖訓及恭逢
朝慶大典敬詣公所設香案望
闕行禮幸無隕越殊懔懔焉欽惟我
國家累洽重熙化成久道山陬海澨沐浴涵濡
上諭廣訓十六條括千百年至德要道之歸垂億萬年長治久安之策上自朝士大夫以下及乎鄉黨里巷村氓婦孺之細莫不範以身心淑其言行固已昭如日月之經天江河之行地矣靖安小邑也以十室之忠信計之邑小而士習得其正民風守其淳唐宋以來理學名臣時相輩出矧際
承平休養生息四境胥臻上理尹斯邑者烏可不與之摩漸仁義以期被潤澤而大豐美哉嘉慶二十五年八月
今天子登極之初錫類推仁
覃恩屢下國鈞率僚屬及諸紳耆等如舊行禮惶悚愈不自安退而謀諸同寅及邑之士大夫無不感激懽欣踴躍從事謹就舊書院基址恭建

上諭亭一座正中敬設
萬壽龍牌周以崇垣飭以丹堊門內列東西兩廊房爲更衣之所鳩工庀材閱一載而告竣以視向之灑掃將事者今則崇宏巍煥快瞻雲就日之誠焉向之奔走不遑者今則贊拜雍容肅鞠躬屏息之神焉非敢謂敬事後食云爾也所願與五鄉二十八都人士究心於孝弟之道以仰副
聖朝教育之宏是則守土者之幸也乎

靖邑環城石路記　舒夢蘭

設使有人媚權相築沙隄耗金萬鎰又或有人與石崇角富製錦步障五十里此二人者一無恥一暴殄作孽適以爲人心風俗之蠹薦紳先生羞言之曾不若十室忠信之士造一梁培一徑以濟彼病涉塗足之人爲有德而可風也吾家居靖安西城外憶自十七歲歸自玉關始僑寓豫章城南每有事渡江而西還故鄉多以夜至必由東迤北環城而走雨後輒泥塗沒脛余坐輿中惕惕然若將陷也如是者三十年一旦雨中歸方憂是險則見環邑城石路四達如砥如矢輿者競相稱頌曰此舒敬修太翁一人之力所經營也併緬述某橋某堰咸賴翁樂助而成余心義焉翁諱丙杜族最長於夢蘭爲曾大父行翁之長孫婦涂氏吾出也故與其小郎淳之有過從之舊淳之好學而仁於其祖述其父叔從兄之命屬

余作靖邑環城石路記余喟然曰翁之職不過半剌恒產亦不過萬金而志在濟人好行其德至考終之歲猶創此正直坦途爲勞者百年之利其視古庸庸伴食靦然日行於沙隄之上與夫恃悖人之財逞僭侈之慾之無善狀而不知恥者詎可與淳之之祖同年語哉石路基深七尺濶十尺內外以隍爲度自東而南千十尺南而西千三百尺東而北千七百五十尺北而西千二十尺創始於嘉慶乙丑歲四月朔日畢工於丙寅之夏其費傭力以萬計金以千計至行於此路之人恒河沙數彼其足之所履意之所許以蘄食報於翁子孫者環轉無盡又未可以道里計矣翁之長嗣森季嗣彬孫鳳鳴致堯俱樂善不倦能繼先志者也例得併書

熊南浦捐助學田記

教諭　廖中孚

教職一官古所謂文學掾也佐守令以禪宣教化秩雖卑責固重矣而世顧視爲冷官才智之士往往不樂居之其居者亦或縈情升斗非有講道迪德之宏規於是乎師範不尊而素餐致誚矣中孚自束髮受書不敢以溫飽爲念嘉慶丁丑以縣令挑發楚北自分才性迂疏於吏事有所不習乃改就教職選得靖安學諭靖固瘠土歲除俸薪外舊有學租數十石第折以青蚨其值不過三之一兩學公之不足備三月之需盤餐苜蓿況味蕭然予固求而得之亦俯仰之自適也歲

癸未冬月邑紳熊君南浦慨然捐田二十餘畝歸儒學以助膏火時方纂修邑乘予既與西齋黃公子珹移牒於縣具載志中因重念學校爲育才之地士習之邪正人文之盛衰繫爲師者是賴而或不免以身家內顧之慮紛擾其神明則欲其從容坐論以講明聖賢之絕學與諸生砥礪夫廉隅將必有所不遑是則熊君學田之置其有裨於吾學者豈淺鮮乎熊君名文炳字遇伯南浦其號由布政司理問職加級授奉直大夫父祖以上皆好善蓋其詒謀有自云

補遺

宋

選佛堂記

知洪州 張商英 新津人

崇寧天子賜馬祖塔號慈應謚曰祖印歲度一牒以奉香火住山老福深卽于祖殿後建天書閣承閣爲堂以選佛名之使其徒請記于余余三辭而請益堅余謂之曰古人謂選佛而及第者涉乎名言耳子以名堂余又記之無乃不可乎憐子之勤漫爲之記夫選佛者選擇之謂也有去有取有優有劣施之於科舉用之於人才此先王之所以厲世磨鈍之具非所謂選也使佛而可選也取六根乎取六塵乎取六識乎取三六則一切凡夫皆可作佛去三六則無量佛法誰修誰證取四諦六度七覺八正九定十無畏乃至十八不共法三

十七助道法乎去之則無法也去取有無渺然如水之流於
心腹欻然如埃之入於胸次此在修多羅藏或謂之二障或
謂之不了意或謂之戲論或謂之徧計邪見或謂之微細流
注取之非佛也去之非佛也不去不取亦非佛也果可選乎
曰先生之論相宗也吾宗之論禪宗也凡與選者心空而已
矣弟子造堂而有問宗師踞坐而有答或示之以元要或示
之以料揀或示之以法鏡三昧或示之以道眼因緣或示之
以向上一路或示之以末後一句或示之以當頭或示之以
平實或揚眉瞬目或舉拂敲牀或畫圓相或畫一劃或拍手
或作舞契吾機者知其心之空也知其心之空則佛果可選

矣余曰世尊舉花迦葉微笑正法眼藏如斯而已後世宗師
之所指何紛紛之多乎吾恐釋氏之教衰於此矣深河東人
也甘粗糲耐苦心从從關西眞淨遊孤硬卓立必能宏其道
蓋釋氏之教枯槁以遺其形寂滅以灰其慮戒定密行鬼神
所莫窺慈悲妙用幽顯所共仰迫而後應則五衆喪其侶
不得已而後言則六聚忘其畛域生死之變人之所畏也吾
未嘗有生安得有死則奚畏之利害之境人所擇之吾未嘗
有利安得有害則奚擇之爲夫如是則不空於外而內自空
不空於境而心自空不空於事而理自空不空於相而性自
空不空於空而空自空空則等等則大大則圓圓則妙妙則

佛嗟乎吾以此望子子尚無忽哉

國朝

重修寶峯寺記　傅修

寶峯在靖安縣之西北去城四十里而遙唐貞元中禪師馬祖示寂於此山荼毘之時舍利無數其徒奉而藏於珠峯之下遂稱寶峯云初師之說法於鍾陵開元寺也學人雲集入室弟子至百有三十九人然皆不在寶峯寶峯所由盛則自師登建昌石門山顧而樂之屬侍者歸骨卒成塔讖其曰建昌石門山者即靖安寶峯也唐輿地志云爾自時厥後屏障頓開琳宮聳立尊者老宿主席嗣與不能悉數且而石門數十里之內盡罩袈裟別院精藍拱翼環衛雖刼灰屢歷而此峯巋然其有精靈者存歟山子和尚徃自會城掃舊老之遺墟攬龍門之獨秀於是蒐討形勝考核師承乃至笻枝碣石亦迦因緣尺地寸田必求版籍既已綜輯爲書勒成山志馳書徵記可謂開山哲匠矣自佛法入中國天下名山强半皆僧彌之所依據學士大夫常引以爲恨藉令以朝市易山林其果能如釋氏之志勤而守專不受纓繳不生退轉長有此而弗失乎作寶峯記蓋不禁其搦管而三歎也

雜著

明

劉全乙先生考　舒孟華

靖安處豫章之西其地脈與奉新連而水勢則會馮水修水而東浸衍直下新建吳城口滙彭蠡湖故可合奉靖寧武安建而隸於古海昏者古人相其勢也海昏總萃爲建昌無疑而奉靖並隸之李唐初盛時並隸洪州者亦如之直至南唐保大十年始更新吳爲奉新升靖安場爲靖安縣其爲兄弟之國類然靖安人文以名著三代後者不數數見獨是詩苑中於開元天寶際與高達夫岑嘉州王龍標孟浩然張正言

輩相爲唱和有劉全乙先生焉先生諱眘虛字全乙有五言
古樂府一首古體詩五首近體三首排律五首淵永深厚超
然上逼漢魏下薄六朝絕不與世之鍛鍊求工者同日語焉
夫詩以多著而先生以寡詩以近著而先生以古鍾譚詩歸
獨贊先生爲簡而不苟作者此也南昌郡乘爲先生立傳舉
宏詞科累官祟文館校書郎與靖安鄉賢考據無訛近日汪
伯玉胡元瑞諸公詳論唐人詩上自天子下逮庶人三教九
流無不畢備乃列先生於令長類中云楊盈川劉夏縣之屬
蓋指初唐之楊炯與先生其著者也其他未著者難以枚舉
而先生固始之以夏縣終之以金馬門不妨互舉素履以概
其生平是元瑞詩編不可謂非先生功臣而郡乘之補遺也
已第所不解者雜錄中載先生爲江東人類選唐詩先生與
常建兩公並遺其爲何方人氏而建僅指之爲盱眙尉夫自
古有以地重人亦有以人重地若先生者是以人重地者也
先生於十四首詩之外又有逸句云歸夢如春水悠悠達故
鄉又駐馬渡江處望鄉待歸舟一涉家思全什便落豈先生
厭居父母鄉而不使之傳乎抑選詩者不欲葫蘆中有此而
故刓做其地也華素性癖願執鞭先生者久之而且未安邱
壑長想江湖憶丙辰客白下舟泊江東門外夢先生同王元
美李于鱗及先大夫儼然以前輩臨華作禮甚肅先生以手

書一册授之次日於三山街肆翻閱古書所謂河嶽英靈集
者先生在焉隨檢殷璠贊先生詩情幽興遠思苦語奇忽有
所得便驚衆聽自汞明以迄可傑立江表之言其非
江東也明矣歸家復詳郡乘始知先生受知於洪州刺史吳
競競方直少許可獨高先生改所居之里爲孝悌鄉表異之
孝悌鄉者固邑乘之棠棣都地名桃源者也逮後趙宋復有
劉子虛字君實亦居孝悌鄉姓名頗相混然査詩藪併郡乘
子虛又係宋乾道中與釋善權巽中相交遊者夫子虛隱逸
之流與先生學業名位絕不相涉呂居仁圖西江詩派識者
輕之何足望開元天寶之藩哉今盧郡守新誌載爲新吳人
地分靖安夫靖安之不隸於新吳彰彰也先生所居之地則
信屬靖安又可知也李卓吾曰太白總係海內人不必苦爭
則江東之說豈非以王校書宿京口期先生不至而云然乎
然京口又未必非先生之客遊也即如常建有西山詩云我
亦謝時去西山鸞鶴羣遂可指爲厭原山下人而借之以重
豫章耶李頎送劉四赴夏縣古風廬山遠隱士往來張長公
孟浩然九日寄劉大詩龍沙豫章北九日掛帆過客中誰送
酒棹裏自成歌則劉四或其行名而劉大爲長兄之稱耳李
詩屬劉又屬夏縣總爲脊虛無疑也只此二詩先生爲靖安
一方之俎豆豈無據哉華也於闕疑愼言之下爲先生考正

之

國朝

山川人物古今異同論　舒育元

古今山川有異乎曰無異也古今人物有異乎曰有異也夫有山川乃有人物山川既無異人物胡有異也然則人物無異乎曰人物有異而非以山川異也何也人物開闢山川者也人物奠安山川者也人物流覽山川而令山川有色維繫山川而山川賴以不朽者也此人物之所以異也曰人物既有異則山川或因人物而異古今同不同未可知也試以靖安論之靖安古揚州之域自南唐置縣以來迄宋而元而明吏其土者若曹幽之堂開衮繡楊億之亭建清華巡其地者若李太守勒馬崖之碑洪諫議留溪亭之句以暨周黃趙蔡撫循於前衡俞萬葉牧愛於後其所爲標山川之勝而培人物之靈者不旣多哉爰考其山筆峰峙於南垂文章之象焉龍岡踞於西爲雲雨所出焉其東則白石淩霄上有巨人跡在意亦媧皇之所鍊餘者歟北則繡谷環屏白雲如髻曾南豐所爲賦清華者也若乃桃源春色名襲武陵鶴嶺晴嵐秀同巫峽雙峯則平叔有記雙林則公權有書以至石門寶蓮祖師卓錫柳學士之碑張丞相之記皆班班可攷者又如譙峯葛嶺仙侶翱翔旌陽令之劍抱朴子之書至今尚傳云其

川一南折而遶縣城一北環而滙安邑淵源本共歸宿仍同故其爲人物也間所謂道法紫陽衍理學於千年者則有舒參軍間所謂禮肅秩宗扶大綱於百世者則有李尚書間所謂名齊李杜蜚詩英於盛唐者則有劉校書間所謂績茂龔黃稱循良於前明者則有况太守其他潛隱鈞湄者以嚴陵名灘者呂商老也孝弟化里若以鄭公名鄉者劉君實也抗疏請劒不避權貴如槐里令者范鬱州也遺愛刻碑不忘百姓如桐鄉吏者簡蒲圻也至若龍奪前標則有姚劉兩狀元之迹鱣崇舊學則有舒涂兩進士之規孝子則有朱仁二陳伯宣陳恩舒棐之純烈女則有陳若英舒乞秀之異義夫則有李叔正之終身不娶胡可興之貧賤不移節婦則有夏氏投井之潔余氏奪刃之雄與夫舒門四節之同志况氏雙節之繼美自是而若仙若釋吸盡西江水者非馬祖乎得意北海書者非瘦權乎水不濡火不爇而遺骸至今存者非佑聖乎鴛木華而三日不下留赤印而千年不墜以及雙虎跨於雲間羣豹環於石畔非懿真誕毋文簫葛洪恢奇俶詭而不可測者乎若而人者非雄才大畧有開闢山川之氣卽豐功偉烈有奠安山川之功非大節正學清操碩德有以繫山川於不朽卽鴻章藻翰怪迹奇蹤有以覽山川而使生色也是非山川之爲異乃人物之自異也夫至人物能自爲異則所

謂開闢者或爭巨靈童律之奇莫安者或奏蒼水元圭之蹟維繫者可以立底柱而鎮鼇極流覽者又將登泰山而窮河源矣區區靖安云乎哉

靖安形勝說

陳以玗

靖安古海昏地漢屬建昌南唐昇元中割建昌奉新武寧地合爲縣按圖索之義門鄉即建昌之西陲南義靖安長安三鄉即奉新之西陲招賢鄉即武寧之東南區其建縣也嘗曰有心者亦熟計焉蓋南條諸山本於衡岳自西而降東折茅竹山爲奉靖二邑之少祖西兌迢迢穿帳爲龍頭坳起白雲峯歷當歸湖經盆田聚石腦南行者鄒家坳結奉新縣治東南下者撲狐嶺燕子崖度石馬之修源峯奔狐尾嶺結爲縣治龍頭坳左背出者黃茅山洪屏結安義建昌縣治爲靖安之後障右背出者越王嶺以爲南面輔從朔南僅百里東西亦百二三十里而繡谷爲屏文筆爲案曹仙洞諸山如曬袍然以爲西峙火焰山吸盡南河之水遙應西山會歸巽位淑氣所鍾代有傳人曩時文筆峯登高山盡植松林鬱鬱葱葱職斯土者皆卓然有聲稱而人文日蔚萬歷末年樵採者衆全露山骨自是復遭兵火人文亦少遜於前矣栽培之功其可少乎磜坑逼近武寧雙坑哨舊設巡司弓兵誠爲良法大梓窩邇建昌崇山峻嶺忠夏南源遠通寧境富仁都委源洞

深通三十餘里今雖開闢皆靖險要之境也靖之名雙溪也北水自㮚坑大梓象湖追里熊仙以達於桐城南水合忠夏南源富仁新興棠棣盆田石馬安福熊仙之水亦會於桐城又南河分一流由清湖遶縣南滙於馬草湖是亦名爲雙溪靖安山水之原委大畧如此

公牘 附

明

改建學宮議　知縣 應汝稼

南昌府靖安縣爲改易學宮以隆作養事萬歷三十二年十月初九日據通學廩增附生員錢宏輔舒光學錢裕國陳應唐漆光宸等連名具呈前事内稱竊惟人文興起仰藉恩培士類奮庸亦資地勝靖邑地形由西落脈行二里許即結縣治其東首盡處乃爲學宮形勢既苦卑薄城牆且復逼臨而學宮右臂正當龍脉來處又爲法藥寺僧所據古時院宇卑陋猶屬相安嗣後僧日富擬建巍峩實阸學宮兩截其脈人文由此視昔漸衰且三年之内學師捐館者四數載之間青衿告殞者多士類寒心久欲議改萬歷二十四年教官熊時中等將梵王截脈請改等情具狀院司道府批准彼時佛像輝煌殿閣崢嶸難以遽改今遇寸晷之祖龍銷百年之鹿苑佛像殿閣盡化灰燼實天憫斯文之會乃地靈當易之秋也

更今聖殿蟻朽兩廡圮壞亟宜修葺呈乞轉建容迭相貿易以佛塲改建學宮以學宮轉為佛殿咫尺移易事勢甚便且右儒左釋百年之風化維新存釋與儒四境之人心允協至於工費諸生父兄情樂義舉未敢仰煩官帑俾人文可復於當年作養有賴於今日等情到縣據此隨該本縣參看得靖安縣城僅三里許城隍逼在東門女牆之下聖廟次之法藥寺又次之原昔創立學宮之意本欲挹雙溪之秀源迨今古溪壅塞之時反若為二氏之介路蓋徹夜鼓鐘之聲非所以安聖靈也盡日僧道之跡非所以安聖教也況有城之東門以洩學宮左龍之氣有寺之高樓以截學宮右臂之脈雖屬堪輿家渺茫之說而邇來文運日衰科甲日落亦無怪乎諸生之歸咎矣故其睥睨改遷覬覦易地諒非一日之積也茲乃適逢其機遂爾掉臂而起竊念在寺僧必將重建梵宇暨於故址暨於新基僅煩黃冠輩咫尺之移於計甚便在庠士業競重新學殿不煩官帑不斂民財咸自青衿家錙兩之助於議甚安猶慮事勢重大未敢輕試然人心向義業已捐金三百面白於官庭封貯於官家督工者願矢心趨事受役者應計日就工且以學址而易寺基僧殿不毀黌序重新合當議易以振人文庶城隍祈穀之場與釆藻之地兩無錯雜而僧舍傳燈之處與傳經之處了不混淆矣

建立兌倉議　應汝祿

南昌府靖安縣爲比例懇恩建立兌倉以甦重困以垂永利事萬歷二十三年六月二十八日據通縣經催里老者約孫熊胡黃秀仁胡承旺等具呈前事內稱靖安僻處崇嶺倍當凋困地距省垣幾經逆折而西行舟歷層灘始得推移而東注既苦石嶇復艱沙澀仲冬運米於扁舟止容五六石而艱險萬狀正初併貯於大舫計程八九日而侵耗千端大船病於積欺小艇苦於鼠偷漕米正副八千繁費何啻八百守候風濤朝夕未保勉就軍幫欲壑難塡方開兌索淋尖賜斛既畫會轄無籌順風江師加灑倉之派水手遍藜米之需橫勒者不一而足虎嚇者無端而來稍忤則民無黨而軍有黨脅力以箠相鬭則軍擅水而民畏水束手待斃搭使苦運之糧買免一朝之禍未經交盤先花過半迨至弔籌賠償莫及皆因無倉之故遂成胥溺之危近據建昌諸倉悉與奉進比例況靖復據三縣之上流輸挽倍什伯之苦楚倒懸莫解剝膚孰援幸遇台慈撫恤民艱遍除民害興革已無遺策士民共荷帡幪獨此兌倉尤爲隱痛特倣安義條例用敢披瀝具情三七甲捐貲修建費適相當四八甲提承兌運役仍常分已買基于茅竹架地靈宏開勝之規計營繕于旦夕間人事切趨蹌之願伏念政有同仁靖幷異屬一經申請上必喜其避

危倘奉俯俞下永享乎樂利呈乞片言轉懇恩甦極困疲弊
等情到縣又據通學廩增附生員錢裕國舒顯才陳應唐等
呈同前事內稱竊惟極敝難仍更化乃治靖處僻隅水兌最
苦是用集議合邑縉紳舒本立項潛陳舜德錢宏毅貢生陳
應庚黎孔鳳龔作錢宏道項澄監生陳應慶等僉謂靖民水
兌楚毒異常自小船以迄大船費使不貲侵漁莫測移民幫
以就軍幫刁難任彼橫索無端尤所慘者風波守候幾與魚
鱉爲羣旗甲臨船不啻虎狠搏噬前既憂乎漂溺後復困乎
侵牟血海難投兌倉曷已三甲願捐貲以修建不煩通邑之
科四甲樂承役以運兌冀舒目前之苦卜基業有成圖營工
竣庶不日茲幸台臺撫綏瘠邑百廢具興改學振文諸生已
蒙造育而建倉除害萬民快覩吏生屢沐矜憐未荷詳懇伏
乞片語施仁永垂樂利等情到縣據此隨該本縣參看得靖
安斗邑立于山澗之中淮糧數僅七八千雖非大儲而運米
必在九十月勢實多艱蓋緣小邑原無通流類由淺灘以達
塗埠至冬月則有枯涸之虞細流難容巨艦類由小艇以達
大船至省會則有守候之苦況大船戶俱係隔屬之民其需
索倍于尋常一搬移必多侵竊之弊其損耗豈止升斗即如
春月之忽遭颶風雖倖逃及腹之災脫如今日計疎未雨奚
免噬臍之悔若有倉在省則孟秋而徵孟秋而運即由淺灘

之行綽有餘矣以靖安船運靖安米歲省大船之費五百石矣縱有風濤不測之變而我立萬全之地即有刁軍意外之索而我無狼戾之憂是水次倉誠萬民之所仰望而萬民之所利賴也但靖安頻歲凶荒十室九空幸今一二歲豐稔而舊逋新糧交相催併又比屋而出見米而課又似醫瘡剜肉是利未得而害隨之本縣躊躇不敢申請坐此之故今議以三甲建兌倉免其經催之費不足者以七甲之里長幫之約計六百餘兩聽民自選謹愼者總計出入完日冊報仍提四甲八甲承當里役蓋四甲喜於得倉不辭早役而三甲喜於免役情願捐貲庶倉可速成而糧可速運下可以少甦民困而上可以無煩憲慮倉成之後應設倉夫二名看守其工食不便加派計本縣每年簽批頭八名運糧令批頭每名出銀壹兩每年計八兩以七兩爲看省倉工食以一兩爲修倉支費既不擾於民間又不虞其圮壞矣

糧米改行官解議　應汝稼

南昌府靖安縣爲比例官解糧米以完國課以甦民困事查得吉安府廬陵等縣南北二糧俱係官收官解民兩得其便已蒙前院行查又據合邑縉紳貢監生員耆老舒本立龔作陳應庚錢裕國陳應唐舒相七二舒禮二二等合議俱各呈稱官解便益之甚仰祈上遵憲約下救民生即賜詳請以俾

士民登得沾惠等情到縣隨該本縣參看得靖安斗邑不及大縣閒伍之衆且萬山蔵叢除稻穀外並無富商巨賈貿易之利此地瘠民貧固其所也歲編南北二糧正副米約壹萬壹百零而每歲各簽批頭八名以糧多者充南糧以次多者充北糧小者則在經管收解法雖相沿第苦於積歇之包攬苛里之掯勒當簽點時非不以殷實者承役而居家守分者或不諳京省之務勢不得不假托于慣熟之人故其斂米於民家也爲斗斛而量之即斗斛而加耗焉入私囊矣其兌米於公家也爲幫貼以助之即幫貼而侵漁焉匿公用矣故每每王債京債累及有糧者破家蕩產如三十一年南米有黎

貞四者包攬黎志萬黃堯一等糧米致借債而歸反扳扯族衆派償至今貞四見與王六三訐訟未了皆可鏡也蓋蕞爾之邑歲以一糧官帶領批頭八人赴省赴京批頭一名其族戚之幫助者最少者亦五六人人心不同如其面焉豈能一一皆廉潔貞諒之徒勢一染指即包攬者亦不能自顧矣更兼六七十餘人同往其盤費虛耗豈止錙銖如十羊九牧弊也何堪卑職到任頗知此弊有慨於中久矣於徵米之時減從親比其糧官一應召保陋習俱行痛革然此不過於枝葉上用功而於根本處未究也今若立官解之法則包攬者無所施其術侵取者無所乘其機不黙批頭而當役者高枕無

憂惠在一歲矣不耗民米而赴納者將輸無患惠在一邑矣
所有條欵另行開列

國朝

重建會城水次漕倉碑　黃天球

會城之有水次倉也所以便兌漕也初靖邑省會無倉歲以舟貯米江干水兌耗費多而有風濤之險明萬歷間臨海應公汝稼以孝廉來宰靖始建水次倉於會城民懷其德而繪像祀之按邑志倉在章江門外茅竹架下左餘千倉右民屋前面江及上米坡後抵大街中建官樓一重甬道左右為十廒貯米三千有奇又旁屋三間前後門外各有店地

國朝康熙七年知縣任公嘉瑞清界立石載明丈尺記諸碑志稱後街店地三間今止存其一而碑之亡久矣靖安漕額運省者正副米及耗贈米共八千三百石倉廒一十所貯米僅半二運卒以先運者貯倉以續運者貯舟待貯倉者兌畢然後以在舟者運於倉以足兌旗丁有逼迫勒索之患米舟有久貯不測之憂康熙三十六年孟縣毛公鵾由翰林出為靖令其明年買民地於樓右蓋置大廒七於是二運亦有倉可貯矣然尚千餘石無所容仍舟貯以待余以六十一年壬寅秋承乏茲邑嘗思擴之而未遑也雍正二年十月章門外火災靖倉盡燬於火本年漕米借貯浮梁倉出兌三年春集

紳士里民議重建僉曰築室而道謀事用不集願各斂費輸諸官惟所裁用於是公議捐輸法一以里計一以糧計二十八里每里各先捐錢二十千又各準其糧之多寡而捐數有差者過半通計所捐錢共一千二百七十三千七百零費有出矣乃召匠人計屋論值自四月經始至八月訖工先建官樓四間次正廒十間次旁廒七間制皆如舊而廒之高廣有加八千三百石之漕額始足貯有餘矣樓上奉馬祖大師靖人謂從來渡江無水厄皆馬祖力故從其請也樓下右側建土地祠一間前建大門一座廣其上米坡右建角門一座以通右街役造從屋三重四間而翼兩廊又臨街店樓一間地皆偏右四圍牆垣覩舊制加高三尺餘計其工費木工統議銀四百五十七兩石工堨工銀三百九十五兩五錢油漆釘鐵諸色雜匠銀二十九兩督工日用倉中器物及裝錢運省諸雜費約銀四十八兩有零錢價準時值每千抵紋銀六錢八分給發通計所發錢共一千三百六十一千文除捐數給發外長用錢八十餘千則余捐俸所補也董其事者幕友倪子名錦字子厚鳩工庀材務精且完固爲靖人久遠計者倪子力也客有謂予曰兹記倉之重建而絮稱昔之爲倉者何居余曰夫事必詳其始末而後人知其所自來且不忘前人功亦使備識其先後創造之難而保守不可不慎也是役也

興情習慮而民力亦已殫矣靖邑地瘠民貧可無念乎故於經費尤加詳焉抑余更有爲後人戒者倉門外官地毋許倉役造房以圖利倉初建而有徐大亨者强踞而造市房余詳請撤去臘月十二日對倉屋失火幾爲大憂幸附牆之屋已撤而獲免然則斯地之永宜空置以杜後災也審矣其戒之哉其慎之哉工旣竣勒碑石而爲之記併書丈尺於後

一倉前官地直柒丈叁尺前濶貳丈肆尺後濶貳丈壹尺伍寸

一官樓基深貳丈柒尺濶叁丈捌尺

一倉後從屋基直共玖丈貳尺前重濶壹丈肆尺中間濶壹丈玖尺後重壹丈

一旁厫基濶陸丈肆尺深叁丈陸尺

一牆前甬道及厫基濶柒丈壹尺伍寸直肆丈捌尺伍寸

一倉右牆外餘地長貳丈濶叁尺叁寸

革弊實紀

知縣 張权琳

今上雍正六年十二月余奉簡命承乏茲土甫下車卽詢民間利弊其累之大且久而未能除者則在里糧有偏枯之苦按靖邑二十八里其啚甲之丁糧不均或多至於數百或少不上數十而一切条漕項下使費俱從里甲分斂以故丁糧少者磨貧徹骨余惻然憫之

以爲際茲熙皡之世
聖天子仁心仁政浹洽光天之下各上憲宣德達情下飭屬
員詳明懇切而忍令山城僻壤尚留此病民之大累實心奉
行之謂何於是不俟顧慮於雍正八年秋具文詳請俾照正
供輸納一切隨漕雜派悉革除之至於保甲有夫役薪草之
派有按季結冊之錢祭祀有油鹽帛燭之供有猪羊牛估之
弊其他各項陋規雖屬細微無不逐一禁止要不忍以額外
者爲民病奉行至今五年業詳憲立石於縣堂之側矣今者
予以病告解組邑父老有歔欷泣下以爲積久弊生恐予之
捐養廉以利民者未必能永久而勿替也余之積焦勞於五

六年者未必不更復於一旦也更願得予一言紀其事附諸
縣志以告後來於戲余何言繡峯在望雙水長清行與諸父
老別矣惟此六年來才不稱心智慮有所未周耳目有所不
及敢自云無過哉而徑直以行知弊必革猶堪與父老共白
也後來涖茲土者諒有同心念予之中廢當有憐予之拙而
補予政之不逮者寧於病民之大者而反忽諸然而予懷惓
惓爲其有極孔子云舊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余又何嫌
爲用將革弊條欵開刻於左

一靖邑条漕兩項舊例設立總催名色卽單頭里長之類
催攢条漕二十八都每都丁糧均派飯食使費一二百兩

不等到任後詳明各憲嚴行革除勒石永禁現監堂例各都舉行義脩每月自行輪納歷年奏銷全完但禁革之後所有錢糧正項奏銷化寶起解夫役及經承工食紙張等件捐給養廉賠墊

一徵收錢糧舊例內扣每銀一兩給印串銀九錢到任卽令外扣每銀一兩給印串銀一兩外加耗羨銀一錢並無暗扣

一漕糧項下靖邑二十八都向例每都均派隨漕使費銀七兩二錢又加一倍名曰幫漕卽窮丁無糧亦要派出并有浮耗米石以爲兌漕各項費用到任後徹底清查詳明盡行革除但三年以前所有兌漕及修倉鋪墊經承飯食紙張等項亦屬養廉賠墊迨至上年奉憲核增耗米二百餘石方可抵辦

一漕米項下向來陋習每年例給縣丞米一百六十石浮面淋尖竟有二百餘石到任查明詳革

一縣徵收漕米舊例每石內扣扒夫挑夫脚米二升亦經詳明革除到任六年完糧總令糧戶自行執盪並無浮面

一徵收稅銀舊例每兩納三分外油硃銀四釐到任卽行禁革諭令業戶遵例納稅自封投櫃

一給發各役工食舊例每銀一兩給小錢一千文自到任

役即照額數足紋庫平當堂給發並無扣尅絲毫
一春秋祭祀給銀買備猪羊帛果等項舊例價短秤大苛
派行戶更有各項陋規賠累使用自到任後俱照額銀當
堂給發按依時價平秤親稱陋規盡革
一縣城內外保長舊例饋送時節規禮并典吏及衙役等
使用每年約有數百串小錢盡行革除至於山鄉交炭幾
萬斤竹木柴草不計其數亦俱革盡無遺其夫役俱四城
保長僱募備用今俱發現銀不許派累
一靖邑鄉市泥水木匠外縣人居多舊例本縣匠頭承值
衙門每年串通衙役等需索幫帖　工費銀兩到任後革除
匠頭凡有需用自喚工匠現給工價

乾隆十九年詳定洋濠堰文案

南昌府奉新縣知縣署靖安縣知縣李為籲恩提案禁攢靖
志全賦斬訟事乾隆十八年三月初七日奉南昌府正堂董
票開乾隆十八年二月十六日奉布政使司王牌開乾隆十
八年二月二十二日奉巡撫部院鄂批據靖安縣監生潛曰
寶生員胡廷對等具呈前事詞稱緣生靖邑洋濠堰開靖以
來天然水道不勞開鑿禍因烏石潭口入水飛流洋濠苦生
二都田地勢處高原於洋濠橫設橋木障水分蔭其橋上飛
流下蔭奉田歷有餘裕今生靖遵例載志詎有奉棍余開佶

等飄揑於明成化年間有奉民余鼎漢等開鑿字樣計攢靖志訟許數載雖奉各憲批府妥議詳結奈奉棍藏天局謀狡攢訟無了日今幸福臨江右生靖有賴切志以功載靖水旣不勞開鑿奉民何功載志奉棍又揑云久載奉志今奉志現存府卷並無鑿修一字炳炳可查卽康熙三十五年因水搆訟勒有碑摹現存亦無志載鑿修之說且不惟碑摹縣志兩無可據卽府志省志更無隻字道及奉棍何據攢志況橋木尺寸生靖肅遵新頒部尺覗古橋木已減四寸五分生靖旣不違法又不阻水奉棍何必攢志事關萬年水利二都國賦目前載志事輕日後害靖事重若不預恩提准悞攢靖志目後必至去橋橋去蔭絶靖民何辜必遭逼竄爲此目死泣告捨准提案電察飭詳禁攢靖志立案斬訟賦命兩賴萬代公卿等情奉批前據該司議詳烏石潭陂前明開鑿重修仍應照舊刋入志內今稱奉志碑摹俱無鑿修之說恐貽靖邑之害查地方水利務須辦理得宜仰布政司速飭南昌府秉公勘議詳奪等因計粘抄呈一紙到縣奉此隨於本年十二月十二日奉南昌府正堂朱親詣該處查勘得奉新縣監生余開佶等靖安縣監生潛日寰等爭控水利一案緣靖安縣境內有水港一道歷來係奉靖兩邑附近之田共藉資灌向各相安至康熙三十五年兩邑民人爭水互控詳奉批定飭立

橋木障水均分亦遵奉到今俱無異議乃因兩邑修輯志書
奉新縣監生余開佶等執明志成化年間余鼎漢率民戶鑿
開之烏石陂謂卽現設橋木處所欲將此說載入靖邑志內
據靖安縣監生潛曰寰等以此處地名洋濠各有界限堅不
相從許訟不已奉憲台檄飭勘議等因前府董守未經往勘
旋卽奉調卑府抵任後於本月十二日親往逐加細勘該處
自西徂東有大河一道河之西有黑色巨石數塊週圍水勢
潺湲此卽所謂烏石潭陂其地較高遠近層巒環繞若山水
一發皆直注於此烏石北首另有小港港之上有木橋橋之
前二里許向南有圳田土咸藉分引港水以潤再前則係營
橋之處由此而下曲折凡數里皆係靖安縣所轄自此以東
方接奉新縣界其港內之水悉從烏石潭分流水大則有大
河承受水小則此港亦所不竭據奉民開鑿之說並無痕蹟
可尋以現在形勢而論兩邑田疇關係在此橋木者不小非
但須永遠設立並不可使上下稍有那移蓋該地高下懸殊
若無關欄則勢同建瓴必致一瀉無遺所以當日於此建立
橋木俾上有所蓄下有所資利得普沾誠良法也今請仍其
舊制照依前議橋木圍圓定以三尺三寸長二丈六尺四寸
松椿二十四個卽於橋木傍勒碑蓋亭以垂永久其松椿半
多朽壞卑府親爲重定一十三根至二比各執其說固事遠

年湮莫可稽考但俱無關水利緊要縱開闢是實斷不能動
此橋木分寸如以爲非亦不容稍有增添并請不必入於志
乘設欲刊刻亦各聽載本邑志內總不許傍及混淆從前兩
縣各子其民致漫無定斷卑府無所偏倚其間惟期兩處均
平訟端永絕以仰副憲台息訟寧人之德意緣奉勘議事理
是否允協理合繪圖貼說塡用預印空白文册詳請憲台核
轉等由詳奉布政使司王批仰候核轉繳碑摹圖稾存等因
批詳到府奉此隨於乾隆十九年二月二十五日奉本府粘
詳飭縣奉此隨奉藩憲核詳查得靖安縣境內有烏石潭陂
一道其地高阜山水滙注之區也迤邐而下越一二里許名曰
洋濠水分南北兩圳南蔭靖田北蔭奉田奉靖兩邑田疇均
資灌溉康熙三十五年因兩邑民人爭水互控詳奉批定於
洋濠處所設立橋木障水均分並無偏枯迄今五十餘載兩
邑水利適均彼此相安無事嗣因纂修志乘監生余開佶潛
曰寰等藉因修志復行興訟經府委據奉靖二縣會同勘明
現在橋木圍圓三尺三寸身長二丈六尺四寸上下松椿二
十四個請照現在丈尺數目刊載兩邑志內等情業於乾隆
十六年經本司核議應即以現在三尺三寸以部尺量驗之
橋木爲額定準繩詳奉前憲批定飭令各入縣志永杜爭端
餘俱畫一刊載等因各在案乃奉新縣監生余開佶等以烏

石潭水利係奉民余鼎漢等開鑿希圖攢入靖志致靖安縣
監生濟日寰等不甘以奉志碑摹俱無鑿修之說若悞攢靖
志恐貽靖邑之害呈奉前憲批司速飭南昌府秉公勘議復
據署靖安縣知縣孫百代稟呈洋濠水利節畧均奉批司一
并飭府秉公勘議俱經轉行南昌府秉公勘議詳奪去後今
據南昌府知府朱若炳親往查勘議詳前來本司覆查朱守
勘詳極為明晰核其形勢奉靖兩邑田疇關係在此橋木者
不小非但須永遠設立并不可使上下稍有挪移蓋地高下
懸殊若無關欄則勢同建瓴必致一瀉無遺所以當日於此
建立橋木俾上有所蓄下有所資利得普沾誠良法也今朱
守勘詳核之原案亦屬相符應如該府所請仍其舊制總以
原設之橋木定為準繩照依前議橋木圍圓定以三尺三寸
長二丈六尺四寸松椿二十四個即于橋木傍勒碑蓋亭以
垂永久至奉民鑿修之說原無關于水利緊要縱使開闢是
實亦應如府議斷不能動此橋木分寸如以為非亦不容稍
有增添惟該府所請不必入於志乘之處殊有未協地方水
利原應備載志乘以昭徵信所有奉靖二縣水利於洋濠處
所設立橋木分寸以及障水分蔭緣由應令兩縣知縣照此
酌詳定之案各載本邑志內不許傍及混淆并不許添減一
字俾兩邑世守永杜爭端仍取碑摹志書送查是否允協理

合詳候本護院鑒核批示飭遵等因詳奉護理巡撫印務布
政使司王批本司詳覆奉靖二縣互爭洋濠水利一案奉批
如詳飭遵仍取摹志送查繳等因批司抄看行府飭縣官吏
查照抄看事理文到即便遵奉憲檄內情節妥協查辦該縣
將洋濠處所設立橋木分寸以及障水分蔭緣由照此畨詳
定之案各載本邑志內不許傍及混淆并不許添減一字仍
即取具碑摹四張志書四套具文飛馳送府以憑查核轉送
毋得遷延等因奉此除飭遵刊石碑備載外合遵刊刻志書
永遵定案須至誌者乾隆十九年四月某日遵刊奉新縣知
縣署靖安縣事李秉鑑監生潛日寰生員胡廷對生員胡廷
勳堰民彭敬齋潛耀賓胡帝言晏遴選項良臣張兼善晏文
炳項周尚潛靜山彭日斌張士樞鄧士耀等奉行